



比日丘八
早十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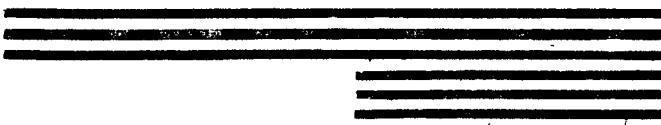
劇 著

合

幕 衍 的 伶

之

三 夏 宋 于



草木皆兵

三幕劇

作者 宋之的
夏衍

于伶



美 學 出 版 社 印 行

版權所有 ★ 不准翻印

草木皆兵

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再版

定價：每本幣國 元

的 之 宋
衍 夏 者
伶 于 作
岩 方 者
美 學 出 版 社
出 版 者

重慶 九尺坎鐵板街第六號本社

上海 河南路一七六號戲學書局

本劇作者保留演出、改編、廣播、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。不論職業、業餘、個人或團體，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，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。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第二十三條辦理。

其演出權益，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。

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：

重慶：美學出版社

昆明：第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

上海：南京路慈淑大樓六三零號路式導律師

兵皆木草

時 地 人

現在

上海

宗伯島

金寶鈴（其妻）

楊桂丹

錢英嬌（其妻）

薛素雯

江濤川（鶴的琴師）

冲天炮（魔術師）

鄭玉馨

鄭錦濤（其弟）

橋本清三

犬養茂吉

阿珍

其他，憲兵，醫探，保鏢等

草木皆具

第一幕 宗公館小客廳。

第二幕 同上

第三幕 薛素雲公寓一室。

第一幕

（開幕時，遠遠的猜拳行令之聲）

（娘饒阿珍正忙碌地工作着，沏茶，消烟灰碟子，過分謹慎，反而顯出張皇而不沉着，不時的左盼右顧，好像是在窺察或者戒備些什麼。）

（無線電播送着上海流行歌曲。）

（主人宗伯鼻及其妻金寶鈴陪了鄭玉聲鄭錦濤進來。）

實 （過分謙恭）請這邊坐，鄭小姐，小鄭先生沒吃好吧。

王 （落落大方，在素樸中顯出她的知性與身份，自然，那素樸是較之華賈支付了更大的代價的）那兒的話。

宗 （因為過分的精明尖刻，已經瘦得剩一付筋骨了，濃眉小眼，尖下巴，頭頂已禿了一團）上海這地方，真是，沒有法子，光是說米吧，就有了錢沒處買，要不是橋本少佐幫忙，今天這一席酒就吃不到米飯，……

寶 (似乎是怨他丈夫似的) 還說嗎，一個上海市政府的委員，也弄不到米，這還成個世界：

！鄭小姐，伯皋這個人呀，就是太從事業上着想，家裏的事，什麼也不管，譬如買不到米，買不到油……

玉 (笑着) 是嗎？好在太太能幹……

寶 (得意) 那兒那兒……

宗 (怕地再講出不必要的話來) 寶鈴，去前面張羅張羅吧，幫你那位表嫂招呼一下，——
在這兒跟鄭小姐講幾句話。

寶 (似願非願地) 嗯。鄭小姐，隨便坐。(下)

(阿珍端了茶，似乎又在端詳玉馨的衣飾了)

宗 (狠狠地) 站着幹什麼！賊眉賊眼的，去，把薛小姐的琴師叫進來。

珍 是江——

宗 拉胡琴的，管他叫什麼。

珍 是。(下)

錦 (興奮地) 今晚上有素愛的清唱？

宗 (微哂) 那是橋本先生的主意。

錦 噫唱什麼？我去問她。（生龍活虎地回進去，玉馨目送他進去。）

宗 （似乎是感歎）上海這地方，實在不成話，老朋友們羨慕我，說我這幾年交了運，可是，鄭小姐，說笑話，這年頭兒在官場裏混，實在也不容易。官愈高，風險愈大。遍地都是暗殺黨，恐怖分子，咱們鼎鼎大名的李主席，李士羣先生可算得個大人物了吧，可是，冷不防的一包毒藥，還不是什麼都完了……

玉 （微笑不語）可不是。

宗 所以，所以，自從這事情之後，別說中國人，連（小眼睛往裏面一掃）那些友邦的大官大府，也弄得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……

玉 （有點感歎）咳，這局面不知要拖到什麼時候！

宗 所以啊，鄭小姐，我已經打定了主意，決定棄政從商，我把我那位表兄楊先生請到上海來，就是這個動機的具体化，方才席面上講起過的事情，一切還要鄭小姐鼎力幫忙。

玉 呵，可不敢。

宗 這一樁工程本來決不會招庸承辦，還不是橋本先生賣我的面子，這件事最有利的條件，就是人工方面，已經得到了日本軍部的同意，可以使用外國俘虜以及敵性僑民服役……

玉 外國俘虜？也可以……

宗

唔，在江灣集中營的五千，大場的三千，都可以調來服務。鄭小姐，關於資金方面，除出我的那位表兄可以担任五百萬至八百萬之外，還要請您特別幫忙！

玉

（大方地）宗先生的事，自然不好推辭，不過，還要請您讓我考慮一下，一則，最近也許要到北平去一趟，二則（微笑）說了不要見笑，這年頭兒，誰還不是一個空場面，空架子

宗

客氣，客氣……（話中帶刺）祇要您幫忙，這一點數目算得什麼，鄭小姐，把你的美金票拋出一點，怎麼樣——哈哈！

玉

（不動聲色）宗委員愛說笑話，東洋人查得那麼嚴，誰還敢冒這種風險……

（門輕開，阿珍陪了江澣川上）

珍

江二爺來了。

（江澣川，一個在滾倒中還保留着上等人品格的琴師，四十五六，拖來就一屁股坐在門邊的一張椅子上，抱着那把胡琴，跟什麼人也不打招呼。）

宗

是這個人？

珍

嗯。（下）

玉

（望着他）這是——？江二爺？

宗 薛素雲的琴師……人家說他拉得不錯。

玉 (走近一步) 這人，好怪。拉胡琴的？怎麼會……

宗 您一定會見過，在台上。聽說，鄭小姐也是素雲的一個忠實觀眾。

玉 嚶。(端詳了一下) 他爲什麼不開口！

宗 (但他們發覺了他的嘴一直沒有停)

玉 嚶，他在講話……

宗 (仔細望了他一下之後，若有所感，情態驟然的顯得淒寂) 他叫江——二爺……(走近他)

(二爺——)

江 (無聲地口中咕噥有辭)

宗 是個瘋子，媽的，薛素雲會用上了這麼一個寶貝……(大聲) 喂，你聽見人沒有？

江 (一楞) 不是說，素雲要唱戲嗎？

宗 啊，簡直是個傻瓜！

(前廳喧笑之聲)

(有一點醉意的大養茂吉少將，橋本清三大佐，楊桂丹，錢英嬌，鄭錦清等擁着薛素雲進來。大養清瘦陰狠，仁丹鬚，軍服，橋本肥碩矮笨，戴眼鏡，蒼鬚，楊桂丹是土財主的

神氣，初入洋場，依然不脫村氣，這中間只有薛素雲走鷄羣立鶴，素縐而華貴服裝，帶一點北方女兒的特性，長眉入鬢，秀髮披肩，一對惹人憐愛的眼睛，但在眼色眉間有意無意的帶着一抹傷感。

宗 (急趨大養) 少將，您沒吃好吧？

大 (點頭爲禮，桂丹殷勤地獻烟)

橋 閣下的意思，說很好，謝謝您。

宗 不敢不敢。今天承少將閣下賞光，真是蓬壁生輝，希望閣下跟大佐多玩一會，我還預備了

一點餘興。

橋 (把一雙眼睛睜着素雲) 好好好，餘興，胡琴在這兒，去罷，唱起來吧，二六還是橋楓？

再不，兩梆子也不錯，少將閣下也是個行家。(帶有酒意的興奮)

素 都可以，只有您喜歡，我會的。

橋 那，我喜歡，您不會的呢？

素 (抿嘴笑) 我立刻跟我師傅學。

橋 好孩子，會講話，難怪有這麼多人疼你。

素 可是，素說，怎麼的，您這位琴師。

素 琴師，他得罪了您？有什麼不到的地方，看我份上，多包涵點。

宗 倒不是這意思，他的嘴老是在動。這爲什麼？

橋 抽風？

江 （依然口中唸唸有詞，眼珠直着不動）

玉 （端詳着他，低頭）

素 （淡淡地一笑）這是他的毛病，老愛這麼自言自語的，反正不出什麼聲音，也就不理會他

，橋本先生，你說是嗎？

橋 對，對，一點不錯。

宗 可是，我總覺得不順眼，（好像講給旁人聽似的）有時候，我覺得不出聲音的比出聲音的

更可惡，更可怕。

素 （倩笑）怕嗎？怕他什麼，其實，他的心地是很好的。

宗 可是心地的好壞在外面看不出呀！

素 要是宗委員覺得不順眼，叫他回去好不好？

橋 叫他回去，誰說，你還要唱呢。

素 （若干嬌態）我今天喝了酒，嗓子不好，就不唱吧。

楊 那兒話那兒話，……難得有這麼一個機會，一定要「飽耳福才對」……

犬 (抽着烟) Koredō Ayashina (可是，有點怪)

橋 (迎合他的意思) 真有點怪，素雲，他老講些什麼？

素 嗯？沒有什麼意思，大概受了刺激的原故吧。

楊 我來聽一聽。(走近他)

橋 聽見了沒有？

楊 (惶恐) 聽見了，他說，……(隨口胡說) 下雨了，水漲了，早稻快熟了，青蛙在叫，閤

閤閤閤……少將閣下真好，大東亞的救星……

橋 當真？

江 (忽然發出聲音) 一點也不是這個意思。

橋 囉，一點也不是這個意思。(掠了衆人一眼)

(楊懷寧……餘人笑)

(隣室爵士樂聲)

(阿珍上)

太太說，跳舞會預備好了，請各位老爺到大廳上去跳舞：

犬 (興致勃勃) 好，跳舞……(手一揮)

橋 跳舞去！請各位小姐，……(大踏步下)

楊 (恭敬地) 請。

玉 (稍稍落在後邊，對和錦濤並走着的素雲) 你的琴師拉得可真不錯……

素 是嗎？

玉 我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他……(下場，語調不可聞)

(乘客下場後)

宗 阿珍！把這人帶走，要壬申看住他，不准走動。

珍 (點頭，陪江二爺下)

宗 (對欲下場的楊) 桂丹。

楊 什麼事。你不去？

宗 跟你講幾句話……

楊 (好像不聽會他的話似的) 喂，老表，你看我今天講的話，沒有出漏子吧。跟日本人打交道，真是……

宗 沒有？你要隨時記得，你是東亞建築公司的總經理，講話的時候要留個分寸，瞧你的，方

才學青蛙叫，這還成什麼體統？

楊（嘻皮笑臉）咳，酒席筵間，少不得有一點餘興，對口相聲，我的本領實在不錯。

宗（攔住他）別講瘋話，我把你從游擊隊的包圍裏救出來，不是因為你會對口相聲，學青蛙叫，爲的是我有許多地方，不好出面，要用你來做個招牌，要是你在這麼蠢頭蠢腦，（瞋他一眼）對不起，我就得另請高明。

楊誰說不依呀，你要我裝富翁，我裝，你要我當經理，我當，你太太整問你的時候，我替你圓謊，日本人生氣，我替你逗樂子，這還要我怎麼？

宗別扯得太遠，現在把工程包了下來，眼見得有一筆大錢可賺，問題是在要拉鄭玉馨參加，她是個有名的富孀，她丈夫當做沙遜洋行的買辦，手邊最少也有這麼幾千萬……

楊你打算——

宗我打算？（重重的，教訓口吻）我們打算，你也在裏面，

楊好好，我也在裏面，你說，你的意見……

宗第一着當然是勸誘，要她好好的拿出錢來……

楊不行的話！……

宗那就得棘手一點，給她安上一個一個很容易的罪名。

楊 罪名，什麼罪？

宗 她丈夫生前，當過沙遜爵士的買辦，跟英國人很有來往，前個時候我看見過一份情報，說她還替外國仔騰寄遞食品，……所以要加以罪名的話，當然是外國間諜。

楊 可以這麼辦嗎？咳，老兄，何必欺負一個女人。

宗 欺負一個女人？

（突如，金寶鈴虎視眈眈，站在門口）

寶 又是女人，女人，誰打算欺負女人？

楊 （陪笑）沒有的話，表嫂，咱們在談公事。

寶 （嗤之以鼻）哼，你們談的儘是關於女人的公事。瞧阿珍沒有？

宗 有什麼事嗎？找她。

寶 死東西，不曉得又跑到什麼地方去搗鬼了！

宗 問你呀，什麼事？

寶 今天剩的飯，足夠咱們全家吃三天，要是不告訴他留，說不定一頓就吃下去，這年代，買不到米，娘姨的肚子都是鬆緊帶做的，剩一碗，一碗光，剩兩碗，兩碗光，剩一鍋，一鍋也是光，多了不說飽，少了不說餓，真是見鬼！

珍 (照例不出聲地上) 太太叫？

寶 幹什麼去了，這末叫，叫你不應。

珍 我，在下房聽江二爺講笑話。

宗 誰？

珍 就是那拉胡琴的，他在講笑話。

宗 (疑慮) 真他媽的邪性。

寶 今晚上請客剩下的飯呢？

珍 飯？

寶 噯。

珍 太太沒告訴我留，我就——

寶 (緊緊地接) 你就吃光了。是不是？你曉得米是那兒來的？去照照鏡子，這種時勢，你這種人還配吃米？滾，給我滾？

珍 (可憐相) 是(下)。

宗 桂丹，聽清了沒有？那拉胡琴的

楊 噯，他倒開心得很。

第一幕

宗 聽他胡說，這顯然是撒謊，那拉胡琴的這寶貝，方才你我都領教過，怎麼會講笑話？

楊 對了，有點可疑。

宗 當心一點，寶寶！阿珍這傢伙一定有鬼，以後飯菜茶水，要特別留神，……說不定跟歹人有來往，那不是很可怕。

寶 （冷笑）這樣怕，就別吃這一份三點水的飯！

宗 噓！（以手制之）

寶 怕什麼，你怕我偏叫！

宗 咳，你這人，我的意思是叫你仔細一點……好好，去跳舞吧，太太。

寶 我們要談女人的公事？

宗 啊，那麼請坐。

寶 不用你管。要去就去，要走就走。（拿起一碗茶）

楊 （連忙攔住）別動別動。

寶 什麼？

楊 沒人喝過，說不定有毒！阿珍這個人來路不明，也許……

寶 （嗤的一笑）聽你，簡直駭糊塗了……

宗 那也不，總還是小心一點好，你看橋本跟大養兩位，一碗菜上來，我要不動筷子，他們決不去吃，他們有經驗，仔細得很。

實 好，好，小心一點的好，當心鼻子，也許空氣裏會有毒氣！（下）

楊 （大笑）哈哈……

宗 笑什麼？

楊 笑？笑你這位大委員，大英雄，大豪傑，平日間威風凜凜，誰個不怕，可是見了家里的母

大虫，就……就……

宗 胡說，又不是你——

（正說間，錦濤進來，回頭向外）

錦 進來呀！

楊 （轉身）啊，小郎先生……

錦 （隨口）啊啊，宗委員，橋本先生去找您們兩位主人……

宗 啊……我就走。（站起來，此時素雲一盞盞進來，進來）

素 （笑臉）呵，兩位在談公事？

宗 沒有的事，隨才在跟楊經理佈置一些餘興。小郎先生不跳舞。

錦 太悶了，想休息一下。

宗 (以懷疑的眼光看了一眼素雲和錦濤二人的神色之後，拉楊去招呼客人。

楊 我？(望着素雲，似乎不忍遞去，下)

素 (坐下來)累得很。

錦 橋本這傢伙，老釘着你——

素 (一笑)傻孩子。

(客廳音樂聲)

錦 (在她旁邊坐了來)素雲。

素 噶。

錦 噫！……

素 什麼？(稍稍坐開一點)

錦 (解嘲)您昨晚上的「別姬」唱得真好。

素 好嗎？

錦 (欲言又止，取出烟匣來取烟)

素 (無言地用手按住了他)

錦 (乘機握着她的手) 素雲，我可以跟你談談嗎？

素 爲什麼不能？

錦 今天到這兒來的時候，姊姊不讓我來，說這兒不是我應該來的地方，我，我現在想借這句話來勸告你，這兒不是你應該在的地方。

素 爲什麼？

錦 你不會生氣吧。

素 (柔媚地撫着他的手) 幹嗎要這樣客氣呀，傻孩子。

錦 素雲，你不知道宗伯舉，楊柱丹是些什麼人？

素 (笑而不言)

錦 十二月八號以後，吃你們這一行的，很多人都走啦，都洗手不幹啦。

素 (輕輕地透了口氣) 能够不唱，自然是好啦！

錦 (性急地) 那，什麼原因使您非唱不可？

素 還不到不唱的時候。

錦 爲了生活？

素 不全是。

錦 有人逼着你了？

素 (搖頭，神色漸漸的傷感起來)

錦 素雲，相信我，要是有什麼困難，我——和我姐姐，我相信一定能修，因為她最愛我的

，她一定可以幫助我……

素 謝謝你，小鄭先生！

錦 那，那……

素 (制止了他的話)

素 低聲一點。

錦 你怕？

素 (無言)

錦 難道這地方還值得留戀？還有什麼別的緣由？(有點興奮)素雲，你難道——(停了一下

)你跟橋本這些人來往，你難道不聽到——你們同行中人的閑話……

素 (差不多焦灼害怕一般的神情)我求你，別說，別說……

錦 (顯然是生氣了，站起來)

素 (沈默，低頭)

錦 (沈默)

素 (站起來走了幾步，頻頻注意牆門外) 錦濤。

錦 (差不多聽不出) 噯。

素 錦濤，我來講個故事。

錦 故事？

素 你知道，在十二年前，有一個唱小丑的，叫薛少游嗎？

錦 (不感興趣) 彷彿聽說過，記不清楚了。

素 當年他在我們梨園行，倒是須有名的。

錦 噯。

素 (樂聲少止，歡笑拍手聲，二人稍停)

他本來在上海唱，因為市况不好，不得不開碼頭，恰巧大連有幾個園子到上海來約角，他就和幾個同行一起去了，打泡的那幾天，生意很好，一天唱法門寺，園子裏擠得滿滿的，他扮貴兒，在和梅塢縣對口的那一段，有句道白不是說，「你認得字嗎？」「我堂堂梅塢縣知事，豈有不識字之理」，不曉得怎麼靈機一動，他接了一句：「我以為你整天學東洋話，把中國字都忘了呢」？他本來是個丑角，打渾幾句沒有關係，可是，誰知道日本人聽

了，立刻命令停編，當場把小丑抓走了。

錦 啊，真走了。

素 他在獄里，各種刑罰都受了，等到戲園子老板各方託人疏通，把他保出來，模樣兒已經不像人了，話也不會講了（忍淚之聲）他有一個女兒，帶在他身邊，那時候才七歲，他女兒哭着問他有什麼話沒有，他講不出，但是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在說……（泣不成聲）別講了。我知道，那七歲的孩子，已經長大了……

錦 （抑不住激動）那孩子有一個志願，要用她的力量，來替父親報仇

素 （攔住她）留神，好孩子，我錯怪你了……

錦 （取巾拭淚，錦濤把自己的手巾給她）你，錦濤，離開我一點，也許我會累你，……

素 我，我不怕……（低聲欲語之時，門外脚步声，二人離開，素雲走到收音機旁，撥收音機

）。

素 爲什麼，今天J O A 還沒有音響……

（話未了，楊桂丹紐扣凌亂，狼狽而上，他的後面，是肩掛大皮包的錢英嬌）

楊 （尷尬之狀，故作鎮靜）啊。薛小總……不去跳舞，方才的一只曲子……

嬌 （連忙做了殺氣，換上一副笑容，）真對不起，桂丹這個人啊。真像小孩子，頸子上給什

麼虫子咬了，也要我養他個癩，真是。(對楊)坐下來啊。

素 (倩笑)，小鄭先生，咱們再跳一次。

錦 好。(二人下)

(二人立刻恢復了殺氣和窘態)

楊 (心急氣喘)啊，沒有了，沒有了，太太，太太，光了，真的光了……

嬌 那襯衫口袋裏的是什麼？

楊 什麼也沒有，沒有，空了，一點也……

嬌 (冷不防一下子把一塊繡花手帕掏出來)這，那兒來的？

楊 買的，買了正打算送給你的……

嬌 胡說，(把他放在大皮包裹)還有那只口袋，……裏面的……

楊 哎呀，太太……

嬌 (老虎有生氣)給我搜……快。

楊 沒有，沒有……

嬌 (從內口袋裏把一捲鈔票和鋼筆，本子全掏出來，望大皮包裹……)

楊 噫，還不行啊，一個男人，身邊總得有點另用……

嬌 另用？另用要這麼多？休想，你身邊休想有一個錢！

楊 好，好，可是，你得還我一點，一點點……（哀求）

嬌 什麼一點點，把你上衣脫下來……

楊 （逃）嗚，嗚，給旁人看見了……

嬌 （追）什麼旁人！——

（正在窘急中，電話聲）

楊 電話，電話……

嬌 （接）喂喂，找誰？是的，宗委員？在，等一等。（對楊）饒了你，過一會給你算賬。）

下

宗 （進來，接電話）喂喂，是我。（大聲）宗委員。什麼，大聲點兒講，（意外之感）逃掉

了三個？怎麼逃的？先把看守押起來。好了，好了，（放下電話，面色鐵青，又插了一個

電話）

什麼，逃了！

宗 你別管。（接電話）接特別警備部，我宗委員，要——，對了，你是誰？——哦，是你，

立刻派警備車到江灣，把集中營附近斷絕交通，什麼？（大聲）你還沒有知道，俘虜逃了

「一個！我走不開，（擺架子）犬養少將在我這兒。是的，下命令，不及捉捕的時候可以緊急處置，槍斃，對。（放下電話）媽的，一定有內線，否則，……」

楊（輕輕地）「老表，我看，用俘虜做工，這事情還要考慮！」

宗（惡狠狠地）「考慮什麼？」

楊「你，今天虐待了他們，有朝一日，東洋人敗了，……」

宗（怒目止之）「別亂講話。」

楊（可憐之狀）「你，你不怕，我可怕呀，萬一有什麼……」

宗「少講廢話，你這人，不成大器。（欲下）」

（突如，從低到高，從迷糊到明晰，無線電發出一個聲音）

「這兒是上海自由電台，上海自由電台，現在繼續廣播昨天未播完的消息。重慶四強會議，除出昨天發表的決議之外，還發表了一個懲辦戰爭禍首及從犯的宣言。（二人慄然）宣言指出，凡會參加舉行的罪犯，一定要從嚴懲辦。宣言最後一段：（用宣告的聲音）他們一定要被押回犯罪地點，由他們所迫害的人民就地審判。讓那些到現在為止，手上還不會沾染無辜人民的鮮血的人們知道：千萬不要與罪人同污合流，四大同盟國必定要追跡到海角天涯，（楊駭抖）將他們捉到，對他們起訴，將他們法辦。廣播暫停五分鐘，變換地點

，繼續廣播。(流暢的英語) For Victory! Long Live For The Allies……Here is The
eFree Radio of Shanghai.

楊 (牙齒發抖) 老，老，老，老，老……怎麼辦？

宗 (一言不發)

楊 喂，一定要追尋到海角天涯……

宗 少講話……

楊 我，我不幹了，我，到今天為止，(舉起手來看看)還沒有沾染無辜人民的血……

宗 喂！

楊 什麼？

宗 你在鄉下幫日本人捉壯丁，可也幹得夠了！

楊 那，那怎麼辦？逃，逃走，好嗎？

宗 逃，到那兒去？

楊 澳門，香港，不，不行，那一定要收回。遠一點，南美洲好不好？什麼玻。玻璃離亞呀，

阿根廷呀，對了，還有烏拉圭……

宗 (冷啞) 烏拉圭也是同盟國。

楊 對，對，南美洲離美國很近，到時候羅斯福就像城圍索找鬼似的，輕輕的一笑，說「你可來了」。那怎麼辦？

宗 所以，告訴你，沒有逃的地方。

楊 那，怎麼辦呀，總不能……（望着宗）你說，一點辦法都沒有？

宗 辦法是有，就是，掛下去！

楊 掛？你犯着，我可犯不着呀。（一轉念，以十分祕密的神氣）噯，伯昂，我看你也不妥當，問題是在兩位太太身上，嬌嬌有一個斷命的大皮包，而實實呀，把你的一切祕密全記在那本小本本上，要是你的本本，我的皮包，給人拿到，不是一切完蛋。

宗 （掙硬）別將人比己，我可不怕實實。

楊 你不怕，不怕？嘿，（突籟，他的話好像被快刀切斷了一般的停止，裝一個穩酒的姿勢，悠然出去，擦身而進的正是實實）

實 在講什麼？

宗 （一楞）哦，你。

實 講我？

宗 （平時威風，見了太太未免發毛）沒，沒有。

實 我問一問，你昨天晚上在那兒？（取出小本子來）

宗 昨天晚上？市府緊急備，陳市長請客……

實 幾點鐘散的？

宗 八，九點鐘多一點。

實 （一邊用筆記着）九點幾分。

宗 大概九點半不到。

實 放屁，八點三刻就有一個鬼在薛素雯家里！

宗 （吃驚）啊，對了對了，我跟橋本一起。誰跟你說的？橋本？

實 不用你管，在那裏鬼混了些什麼？

宗 鬼混？笑話，鬼混的是橋本少佐，最近對素雯着了迷……

實 着了迷的怕不止橋本一個。

宗 我才不呢！

實 說，幾點鐘離開的。

宗 大概，十點，十點多一點……（圖脫身）對不起，我得去招呼一下，桂丹講話……要出毛病。

寶 (狠狠地) 不准走。

宗 別太聲，聽，客人來了。(溜走)

寶 (站起)

宗 啊，鄭小總，跳累了，好，喝杯茶，休息一下……

玉 (進來) 別客氣。(回頭向門外) 讓他進來。

慶 (自門外) 鄭小總，把人交給您了。

玉 (點頭)

寶 啊，鄭小姐……

玉 (略略回頭)

(江二爺進來)

寶 怎麼的，鄭小姐要他拉琴……

玉 (無可無不可) 暖。汪太太，你太辛苦了，客人們興緻好得很，那位少將各處在找您呢。

。(微笑)

寶 當真？

玉 可不是，當主婦，真不容易……

寶 那，少陪了，鄭小姐隨便坐。（下）

（江二爺依然矇矓有詞。）

（廳上哄笑之聲，有人唱日本歌）

玉 好，現在祇剩咱們兩個了，我很高興，在這地方遇見了你。不管變了個什麼樣子，我從

你的琴聲裏，從你的眼譜裏，我早已認識你了，瀚川，怎麼淪落到這個田地？

江 （低沈的聲音）發達跟淪落，有什麼差分？太太，這年頭，有的人發達，有的人淪落，發

達未必是好，淪落未必是壞……

玉 嗯，你簡直是個通人了。我不是說這個，我的意思是，什麼原因使當年的風月公子，會這

麼落漠？是爲了愛，爲了恨……還是爲了生活……

江 生活對我，左不就是那末檔子事，人家說，一草一木，都該有用處，可是一根朽了的木頭

，還有什麼指望，他，已經不可彫了……

玉 瀚川，別瞞我，我們不是老朋友嗎？

江 （低頭，輕輕地拍拍它的琴）我的老朋友是它，還有，我們姑娘的驢子。……

玉 不是她整個的人？

江 驢子還不够嗎？對於一個把世上的冷眼摸透了的人，那，已經够了。

玉 (低聲) 澗川，也許，你還爲了些什麼。(低聲) 不是有什麼任務？也許我們在這地方，不好談話，但是，我想你該懂得我，世界上什麼是醜，什麼是美，我還分得清的。

江 (傷感) 你想得太遠了，太太。

玉 爲什麼這麼客氣呢？我很難受，可不是，當年的豪奢，風雅，不可一世的江澗川，今天會變成一個啞人，自己甘心於一個不可彫的朽木……

江 (低頭，打開胡琴袋……無言)

玉 老朋友，儘管脫朽木吧，有時候，不也會發出一星星的火來。

江 火嗎？(開始調音)

玉 你，不能再發出一點火來，讓朋友們感到溫暖嗎？

江 給別人溫暖？嘿，(轉念) 我不是江澗川，太太，你認錯了……

玉 我也希望，我認錯了。

江 (開始奏琴，如泣如訴……)

(少頃)

(拍手聲，楊桂丹聲)

揚 (聲) 現在是餘興，請各位到小客廳坐……

（玉馨悲涼地走開，抽了一支烟。人們陸續上。）

（江二爺的胡琴餘音嫋嫋）

宗 請進，隨便坐。

寶 啊，鄭小姐，你在這兒獨樂，……

（嬌嬌恭敬地讓大爹橋本上座之後，對楊）

嬌 怎麼的？變把戲的……

楊 叫冲天炮，……（向大家）請大家寬坐，現在開始餘興。

（一個保鏢的帶冲天炮上來）

冲 （作了一個大揖）那一位是少將閣下？

橋 你是冲天炮嗎？

冲 （充耳不聞）鄭大富大貴，多福多壽，冲天炮給您道喜。（打千）

橋 什麼，不懂話？

冲 （只管自己說）我還點兒小玩竟不瞞您說，倒有點德行，諸位老爺太太小姐，請讓讓場子。

橋 等一等，我問你的話聽見了沒有？

冲

（顯然是沒有聽見）讓一讓，讓一讓，那位說了，「你這套戲法有名目沒有？」「有名目」，「什麼名目」，「這叫做五鬼臨門」，「敢情是說錯了，五福臨門」？「不錯，正是五福臨門」。

橋

什麼，他沒有耳朵：

楊

（看肩詔笑）回少佐，他是個聾子。

冲

有人說，戲法都有夾帶，可是我冲天炮耍的不是騙人的把戲，靠兩只手，真玩藝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戲法人人會變，各有巧妙不同，（翻口袋）瞧瞧，這兒沒有，說變就變，說有就有，嘿，（他從袋里拉出一條圍巾）那一位的圍巾掉了！

素

（驚叫）啊，這是我的。

冲

不錯不錯，此刻可到了我冲天炮手里，那位說咧，是你老頭子搗鬼，趁人家小姐不當心，你就來偷手摸，偷的。好，這個不算，舊的不去，新的不來，瞧好了，還是這條圍巾，放在這位太太皮包裹。（走近英嬌）請把皮包打開，（在衆目之下，英嬌只好把大皮包打開）好，放在里面，你再看看，不在里面？在里面，好，現在我們看看，這位老爺的肚子，（向桂丹）肚子太大，里面定有鬼怪，那位說咧，肚子有什麼鬼怪？我說，什麼鬼怪都有，說有就有，瞧好了，我左邊一抓，右邊一抓，上面一抓，下面一抓，（桂丹癡笑

（嘿！在他肚子上一掌）原來這條圍巾在此。（取出一條圍巾）

（衆歡呼）

沖

（對嬌）您瞧瞧，您的皮包，……敢情是沒有了，哈哈，早就下了庫了。（衆大笑）這就

叫做鬼鬼祟祟，錢錢平安，……你的圍巾還露，得罪得罪，各位老爺太太，多多關照。

宗

不錯。

楊

（若有所思）好法子！

宗

下面領賞。（大聲）下面領賞……

犬

（眼橋本講了幾句，起身之狀）

橋

關照備車。閣下要起行了。

宗

王申！叫門口備車……

犬

（再和橋耳語）

橋

楊經理。（桂丹趨上）

楊

有什麼吩咐。

橋

還交給你。（交一個信封，素芝一瞥）收了，小心一點，要緊的是要四十天之內完工。

楊

（戰戰兢兢）是。

（犬養微微行禮，下，大家恭送）

橋

（望了正在和錦濤低語的素雲）薛小姐，車子送還回去！

素

好，多謝。（橋本伸出手來，素雲挽之，下，二爺隨之）

（衆送出。）

（錦濤黯然低頭。）

（玉馨望了他一眼）

玉

二弟，走吧。

錦

嗯。（急下）

冲

（輕輕地走向窗前，擦自來火吸煙，將火柴熄了兩下。）

（汽車聲）

（忽然槍聲三響）

（驚叫之聲）

（冲天炮將香烟踏滅。）

（警笛聲）

宗

（奔上）媽的，（對冲兇惡地望了一眼）幹到我宗家門口來了！（撥電話）要警備部，大

鑿少將被刺，死了！喂喂，什麼……
(對冲天炮)留下，不准動。

~~~~~  
真~~~~





## 第二幕

景同前。

翌日下午。

楊桂丹不安地在室內走來走去，精神恍惚的樣子。

楊 (自言自語) 還不妥當，太，太危險。(摸出昨天從橋本處拿到的大信封，看了一下之後

，想把它藏在書架背後，想想不妥，又想藏入沙發套中，旁皇無計之時，門開，楊一跳)

宗 (氣沖沖地進來，疲勞而興奮之色，用充血的眼睛對楊掠了一眼，什麼也不理會地拿起電

話) 喂，吩咐門口警衛，不論什麼人，非經身體檢查，不准進來。什麼？方才去接的薛小

姐，鄭先生，——沒有例外。態度可以緩和一點。(停一停) 接市府總機。——接第七處

。誰？宗委員要張督察長講話。(聽) 對。……嗯，(忿然) 兇手死了，死了就靠啦？

我知道你會有一大串理由，你以為，我可以把你的話原封不動地回上嗎？你管的什麼事

？「沒有線索」，「兇手吃毒藥死了」，你手下的幾千個飯桶在幹什麼？要他們吃飯，販

鴉片，包賭？恐怖分子打倒我門口來了，你還說「很棘手」，「找不到線索」，那要你們這批人幹些什麼？廢話，限今晚十二時之前破案，什麼？（大聲）要帶到首犯！否則，我可以饒你，橋本就不肯饒你。（重重地放下電話）

（從抽斗裏取了一點文件之類，正要走。）

伯舉，我跟你講幾句話。

楊

什麼？

楊

（哭喪着脸）老表，昨天講定的事，我不想幹了！

宗

（冷冷）爲什麼，有財不要錢？

楊

財要錢，可是性命更要緊呀，背這麼大的風險，我，我，我老實說，我怕。

宗

背風險？又不是你的錢？又不是你的關係。你出個面，經經手，分上這麼幾百萬，還背風險？

楊

唉，這之外，這之外，你要知道，當「三點水」不是好玩的，馬路上可以換炸彈，家裏面可以吃毒藥，像犬養少將這樣的人物，總算頂了天吧，結果，三槍結果了性命，就算是饒倖不死，有朝一日，東洋鬼壘了台，他不會帶你這個過房兒子過海啊，……咱們這批邊兒的三點水，要被退尋到海角天涯。

宗 傻瓜，這怕什麼，你幹的事又不登廣告，又不發消息，誰知道？

楊 可是，你說，做苦工的是俘虜，這些人，將來會要報復，要把我們捉去審判，……

宗 少說廢話，瞧你的，愈說愈遠了。

楊 (急不擇言) 可是，我，真的沒有啊，手頭的一點，逃難的時候不夠盤川，你呀，偏偏替我越吹越大，前天跟橋本說我百萬富翁，昨天跟那位鄭小姐說，又是什麼有幾百萬美金，我看再過一天，我會當美國的什麼大王了，……

宗 這有什麼不好？關於戰的事，不用你操心，我——辦妥了。

楊 鑿齊了？

宗 差不離？

楊 那位風流寡婦投了資？

宗 犬養的暗殺幫了我的忙，大事已經定了。(冷哂) 你別管，明天就會知道。

楊 可是，伯舉，我不幹，一定不幹。

宗 一定？

楊 一定。

宗 好，你是總經理，你包的工程，合同上簽了你的名字，現在你要毀約，你自己去跟橋本講

話，……（有意恐嚇）好得很，你去坐牢，你去吃苦，你一砍頭……

楊 這，（驚惶）這怎麼行？

宗 不行？那不想幹也得幹下去呀！桂丹，告訴你，這次的工程說起來也算是軍事建設，有關國防大計，要是你中途破壞，說不定要軍法從事……

楊 啊，你別駭我好不好？你知道我心臟有病。

宗 那好啦，在這兒休息一下。我有幾個人要在這屋子裏安放一下，來的時候，請你好好的招

呼。（下）

楊 誰呀？（看見他已下，祇好坐下，取手巾拭汗……）

（門啞然開，楊一跳，進來的是阿珍）

楊 幹什麼？

珍 （低聲）看一看。（補上一句）有什麼要收拾的東西沒有。

楊 （相起來）看一看？看什麼？你說。

珍 （呆住，繃得慌張）

楊 阿珍……（小題大做）你，真的是嗎？

珍 嗯，是什麼？

楊 我，我沒有待虧你吧。阿珍……

珍 (不審) 什麼？楊老爺，饞說——

楊 (低聲) 不要怕，告訴我，要是你真的是的話，我可以……

珍 什麼呀？我不懂，老爺！

楊 噯，不用怕，我楊老爺沒有做三點水的官，不會害你，聽說，你男人是游……游擊隊。

珍 (嚇住了) 不，不，楊老爺。

楊 請坐，請坐，我呀，老實告訴你，我不是三點水，我正要找一條路，跟游擊隊通通消息，打打交道，要是你真的有門路的話，我一定幫忙，幫忙……

珍 (差不多要哭了) 楊老爺，沒有的事，我規規矩矩……不知道游擊隊……

楊 (面孔一板) 你不肯說？

珍 真的不是，不是，楊老爺，我可以到灶君前面去發誓……

(叩門聲，阿珍倉皇避開。保鏢王申了冲天炮上來)

(阿珍乘機下)

冲 (對楊唱了一個大僮) 噯，楊老爺，冲天炮給保鏢請安。

楊 唔唔，(心神不定) 你回來了。

冲 同是回來了，就是門禁太森嚴了點。

楊 (忽然想起似的) 哦，那是因為昨天晚上上的案子。冲天炮我跟你談話，請坐請坐。

冲 (笑) 老爺，這可使不得，要把戲，一定要站着要，一坐下，就施展不開。

楊 不，不，我跟你談另外一件事情。昨天，你要的那套把戲，你會從別人皮包裏面，取出你所要的東西，這法子，可不可以……

冲 (耳聾不聞之狀) 什麼……昨天娶的那一套，再來一遍？好……

楊 糟，他是一個驢子，(走近他) 慢慢，我跟你講話，(很快的跑到門口去，張望了一下之後，回來) 我託你一件事情，(大聲) 我要請你偷一件東西！

冲 (微歛一楞) 什麼？

楊 我太太的一個皮包。……(連忙補上) 還有宗太太的一本小本本。

冲 偷？(笑) 這可不行啊。冲天炮窮是窮，可是要圖個清白，從來就……

楊 不，不是「偷」，是「取」，老爺要從太太身上取一件東西。

冲 (搖頭) 楊老爺，愛開玩笑。對不起，這辦不到，拆穿了說，要把戲還不是假的，手腳快，要備花柑，哄老爺們一笑，要是真的要取什麼東西，那，那可，嘿，辦不了……

楊 對呀，手腳快，就行財。要是給我剽到，一定重重謝你……

冲 不，楊老爺，江湖上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好幹，就這玩意兒，當小偷，可實在不太高妙，：

……

楊 噫噫，這什麼話，我又不叫你到街上去偷，鋪子裏去搶，我祇請你幫忙，替我解決一件頭痛的事情。（好像告訴一件祕密似的）你知道，我太太有個毛病，愛搜我的口袋，搜到了東西，不問是什麼，一股腦兒都藏進皮包裹去……

冲 （無言）

楊 還有宗委員的太太，也一樣。他所有的祕密，對外一切來往，什麼都記在小本本上……

冲 老爺，……（色動）這怎麼行，要是皮包和本本有一天丟了，落在別人手上……

楊 落在別人手上和落在太太手上一樣的糟，我跟宗委員爲了這個，心裏煩的很。

冲 （嘻皮笑臉之狀）要是你，真的要跟太太鬧個玩笑，取件把東西，那，也得先指點我一個方向，譬如說，那玩意兒藏的地方……

楊 （大喜）好，那一定，那一定，等一會我立刻帶你看……

（叩門聲，保鏢王申帶薛素雲，鄭錦濤江二爺進來。）

（薛素雲花枝招展，打扮得特別漂亮，鄭錦濤的臉上略顯惶惑，江二爺仍然是自言自語）

王（過份客氣，但話音中實含不祥之兆。）諸位請在這兒坐一坐，宗委員就來。哦，宗委員的意思——諸位最好不要隨便走動。

素（不在乎的語氣。）看管嗎？

王這，小的可不清楚。

錦請問，這是什麼意思？

王宗委員怎麼吩咐，我就怎麼樣轉達，宗委員也不過是，怕諸位有什麼意外吧了。（他深的鞠躬，下）

錦哼。

素哦，楊經理，你們未免也太殷勤了。

楊（急忙的）不關我的事，我也是莫明其妙。我——我正煩的很。

素是不是太太生病了？

楊她生病倒好了，她結實的很。不，不是。

素那末，還煩什麼呢？

楊煩心的事，多的很。昨天大饗少將，就在我的身邊被暗殺了，只要槍子歪一點，我的腦袋就禁不起，你瞧够危險。今天早上，一個什麼自由電台廣播說，美國軍艦已經砲擊幌羅島



了，你瞧，戰事也這末不利，這怎麼得了呢！

素 那怕什麼？只要橋本他們對你好，還怕什麼呢。昨天橋本在汽車上，跟我直誇獎你。

楊 （奴性大發，欣喜的）誇獎我？什麼！

素 他說他就信任你，說是已經把一點什麼秘密的東西交給你。

楊 （從身上掏出那個大信封來。）是不是這個。

素 嚟，對咧。（他仔細的看了一眼，）不，我不能看，這是二件秘密——

楊 橋本對你是沒有秘密的，我——薛小姐，（獻殷勤的）我對你，也沒有秘密。

錦 （有動作）

素 這末重要的東西，怎麼會放在身上？

楊 還有那兒妥當呢，保險箱的鑰匙，宗委員拿着，他的機秘多得很，我也懶得麻煩他，既然

橋本那麼高抬我，我不能——

江 （從低聲漸漸變可以聽到的聲音哈哈有詞）提摩太前書說，人不帶什麼到世上來，人也不

帶什麼到天國去，人應該知足，否則就會陷入羅網，一種而有害的慾望……

楊 他唸什麼，薛小姐，是聖經嗎？

素 誰知道。

楊 唸聖經？真有個意思，冲天炮，來，我們——

沖 好。薛小姐，你坐坐。（下）

錦 （急迫的，彷彿久已梗淤於心，至此一吐爲快。）素雲，我反對你——

素 （截斷他，嬌媚而懇摯的）傻孩子，你的眼睛早已經告訴我了。

錦 那你爲什麼還——

素 （一抹幾乎看不見的憂鬱在嘴角上閃過去。）爲什麼嗎？……（深思的）爲了一種比你碎

眼睛更有力量東西。……

錦 可是他？——

素 過幾天你會懂的。

錦 素雲——

素 嗯？

錦 （臉紅的）我，我可以幫你的忙嗎？

謝謝你，錦濤。現在還不必。……（稍停）哦，以後你別用那種眼睛，我，你就幫了我的

大忙了。

錦 你怕？

第二幕

素 也可以說是怕——（補足一句）這並不是爲了我自己。

錦 我懂，我懂。有時候我不由自主，我恨不得立刻把我們的關關向全世界告白。

素 要是終於有那天，我們就會幸福了。

錦 現在你——不嗎？

素 （凝視着他，半天）要是必要，我準備把什麼樣的幸福都犧牲掉。

錦 爲了那些被鬼子們剝奪了自由與幸福的人們，是嗎？

素 是——爲了那些沒有有幸福的人們！

（宗伯鼻滿臉殺氣的上。）

素 宗委員。

宗 （點頭爲禮，做作的笑容）對不起，害您等久了，請坐，請坐。（按鈴）。

（王申上）

把阿珍找來，預備刑具！

阿珍也預備……

宗 刑具！

王 是！（定）

宗 慢！

王 是，

宗 那個玩把戲的沖，沖天炮呢？

王 是楊先生同去了！

宗 先叫他來！

王 是！（下）

素 宗委員，你有公事？

宗 我要審問一個人，薛小姐，請你幫忙。

素 是關於——

宗 （冷酷的）關於昨天的暗殺案子。

素 哦——（轉一念。作一媚態）橋本先生說呀，宗先生也太大意了一點，今後還是謹慎一點

的好。橋本在汽車裏計算了一下，說本月份連新市區在內，恐怖事件已經有八起了。

宗 （冷晒）多謝您的關照。今後不僅要留心，而且要把恐怖分子的內線全部撲滅，（故意瞞了他們一眼）薛小姐，今天我宗某人要有什麼對不起的地方，請您原諒，因為我奉命澈查入警少將的案子，職責所在，也許會有什麼開罪的地方的，嚴格的說，連我自己也在內，我

我們所有的目擊者，誰也脫不了干係。

（冲天炮匆匆上。）

冲（對宗唱了一個大佬）喂，宗老爺，冲天炮給您請安。

宗（陰沉的）嗚，你來的很好。

冲（雖然感到場面上的緊張，但行若無事的。）昨晚上冲天炮在這兒獻藝，不期遇到了犬養

少將的大寨，路上斷絕交通，承宗委員把我留在府上，招茶，待飯，心里實在不安。要是

宗老爺現在闲着沒事，要不要冲天炮給您獻一套新鮮一點的玩藝？（笑）可是，今兒有一點要請宗老爺特別包涵，方才到這兒來，每一道門都經過警衛老鄉們的搜查，嘿嘿，說實話，那一行沒有詭祕，變戲法不能無中生有，一搜之下，就露了許多馬脚，所以，祇能來一套手乾腳淨，真工夫，真本領，瞧，譬如這一支烟，一頭已經點了火，袖口裏不能藏，兜兒里不能放，可是瞧，要來就來，要去就去。

宗（直盯着他）唔，很好。

冲這不算好的，要是宗老爺歡喜，冲天炮還有一手看家本領，這就是奇門遁甲，取物千百里之外，藏身於雲霧之間……來……來……（走向素芝一步）噯，怎麼的？薛姑娘手提包裹面，藏着竊賊，瞧，（伸手去取）

素 (避開一步) 放寬重一點。

冲 (略顯尷尬) 噫，這怕什麼，咱們玩幻術的，就沒有這一套禁忌，想當年在北平，在朱總長朱公館，我還從劉喜奎劉姑娘的裙子裏取出人頭小白鬼呢，您還……

素 (正經的)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，宗委員正奉命澈查犬養少將的案子，(雙關的) 咱們這些人都脫不了干係呢！(遞取出一支紙烟) 宗委員，我可以吃烟嗎？

宗 請！

冲 (不動聲色的爲她擦了一根洋火。)

素 (嗶刺的) 點火吸烟總不會有什麼干係吧？

冲 (一驚，抖動)

素 你怎麼了？

冲 (鎮定的) 火燒了一下，沒關係。

素 心里怕起來，是嗎？

冲 那里，我就像薛小姐一樣，想替咱們宗老爺出力呢。(完全恢復了自制) 宗委員，有用得到冲天炮的地方，請吩咐一聲。

宗 (皺眉) 噫！回頭看吧。

幕 二 第

（王申帶嚇傻了的阿珍上。）

珍 （發抖的）老爺，冤枉，我冤枉……我規規矩矩，我……我可以到灶君面前去發誓，我這就（邁預備下跪。）

宗 （厲聲）站好了！

珍 好老爺……

宗 你男人姓什麼……

珍 他姓張，一向就姓張……

宗 什麼名子。

珍 阿大，小名毛毛。

宗 有外號嗎？

珍 有時候他們開玩笑，叫他水豆腐，他太老實了。

宗 什麼時候參加的游擊隊？

珍 沒有，他沒有？

宗 在什麼地方駐防，歸什麼人指揮！

珍 冤枉啊，老爺——

宗 住口！你昨天夜裏把他藏在什麼地方？

珍 我——

宗 出事的時候，你在什麼地方？

珍 我在廚房裏圍茶。

宗 茶裏沒放什麼嗎？

珍 沒有，沒有！

宗 打嘴。什麼都不放，白水怎麼會變了茶。

珍 放了，放了——

宗 放了什麼——

珍 放——

宗 沒放毒藥嗎？是不是你跟你男人約好了，雙管齊下，你們的暗號是什麼？你怎麼安排的？  
同夥幾個人？就你一個內線呢，還有別個？說——

珍 冤枉啊，我——（她跪下，哭泣）

宗 王申？

王 有！



宗 拖下去，打！

王 是：

（拖阿珍，阿珍哭喊。下）

宗 （冷笑）這種東西，不給他點厲害，是不會招的。（溫和的）薛小姐，別見外，略等一會兒，這種不快的事件就結束了。請隨便坐坐，要不要看看畫報什麼的，哦，兒有一本小書，倒有點意思。（有深意的把書遞過去。）

素 （隨便的接過來，看書面，一楞。）這是一本小說！

宗 不，（陰險的眼光）這是實在的事情。

素 （笑）怪好玩的，「我是一個女間諜。」多謝囉。（翻書，不動聲色）

（隔壁傳來阿珍之慘叫聲，接着，鞭打聲。）

冲 （走動）

宗 （銳利的）你幹什麼？

冲 我——

是不是怕聽這種聲音？

冲 （無語）

（隔壁傳來更慘厲的叫聲，更殘酷的鞭打聲。）

錦 （不忍聞，衝動的）宗先生？！

宗 唔！

錦 求你別再打這可憐的娘姨了吧，你想想看，他怎麼會是——

宗 （陰沉的）你怎麼知道他不是？

素 （制止他）錦濤！

錦 我受不了，簡直受不了。

宗 只要她逃出她的同黨，自然，我也不願意過份的。（稍停）也許她已經招了，我去看看。

（下）

錦 （氣憤的）這個東西，當着我們的面，毒打一個無辜的女人，豈有此理，這種血腥的行爲，逼得我也要——

素 （截止他，望了冲天炮一眼，故意的）你要幹嗎？你怎麼知道這個女人是無辜的呢，也許她真的是罪有應得，橋本就說過，寧肯錯殺三千，不能錯過一個，尤其是在這種草木皆兵的時候。

沖 蕭哇。（也有意的）薛姑娘不愧是興亞紅星，名震中日滿，講出話來，到底是不同凡響。

素 (嫌厭的) 您就少誇獎一句吧？

冲 誇獎，不敢，不敢，我那兒配呢，我只有跟在大夥兒後邊叫好的份兒。不說別的，就說昨天晚上那一段梅龍鎮，那個不誇，那個不讚，把這府上的上上下下都給唱楞住了。滿屋子的客人，連飯都忘記吃了。……

錦 (不耐的) 可是他留我們在這兒幹什麼，幹什麼？——

(衆默然。)

江 (口中唸唸有詞)……「羯胡塵四海，回首一茫茫……」等吧，等吧，唉，……「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，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……」等什麼呢？……

冲 看不出，江二爺，您倒一肚子牢騷呢！

素 他有什麼牢騷，他不過是苦命吧了。

冲 苦命？

素 (冷然) 不，嗚，爛息息吧，對不起，我懶得講，也懶得聽。

冲 (不禁反感) 懶得聽？對了，那一定是怕冲天炮講得不入耳咯，左不是年久變了，不會講東洋話，怎麼能中聽，入耳，……咳，提起東洋話，我倒記起一個人來了，有你們一位同行，叫薛少游的，是老家嗎？

素 (心驚，背轉半身) 我不認識。

冲 不瞞你說，薛姑娘，講唱戲吧，冲天炮年青的時候，也還喜歡哼幾句，讓我來一段給您指教指教好嗎？

素 請便。(立即轉口) 不敢當。

冲 (自言自語) 那，唱什麼好吶？(有意挑選) 來一段「舉鼎觀畫」，不，不，這年頭兒不妥當，(偷看素麗一眼，素麗有反應) 我想一想，喔，對了，讓我來一段「王佐斷臂」。(作說書狀) 話說陸登盡忠之後，一十六年，陸文龍成人長大，忘了國恨家仇，認賊作父，王佐耿耿忠心，砍下一條膀子，偷入金營，一心想勸文龍反正……

素 (漸感言中有意，翻齊掩飾內心狼狽)

冲 (唱二黃搖板) 「此馬倒有思鄉意，如今人生不如他，父母冤仇不去報，反把仇人當自家」

江 (突然以蒼涼的調子) 「講下去！苦人兒。」

素 (忍不住了，站起來) 「爺。你——」

江 (唸唸有詞)

冲 怎麼的？我講錯了話。該死該死，冲天炮不該喝了幾杯黃湯，言出無心……(偷看她的表

情)

江 (發聲) 咳，你爲什麼而來，又爲什麼而去？來得不明，去得不白。咳……(搖頭，慢慢地哼出來)「但願得文龍歸宋往，掃平了金人把仇償……」

素 (恍然頓悟，以最大的力量抑制了衝激的感情，偷偷取出手帕，背著冲天炮拭了一下眼淚，強笑爲歡)(對冲) 嚨，唱得真好。

冲 那兒的話，過癢了，說起來，人老珠黃，不值錢咯。哈哈，薛姑娘，昨晚晌出事的時候……

(人聲，宗楊談話之聲，接着上)

楊 (滿頭大汗) 這，這當然有差別啊，倉庫是普通工程，集中營，特別是英美俘虜的集中營，就會得罪高鼻子。萬一，萬一，(望望素雲) 那時候，我怎麼說吶，不是說，要追到海角天——

宗 (瞪了他一眼) 少說廢話，講話留神一點。

楊 我，還是幹不了，上海住不下，回鄉下去吃「協合粉」。

宗 鄉下，鄉下可沒有這末容易吧。

江 (發出聲音) 種豆得豆，種瓜得瓜，不種什麼，不得什麼，種了罪因，必得惡果……

楊 (坐立不安) 薛，薛小姐，您這位琴師，可不可以……請他……

素 (嫣然一笑) 你不聽他，不就行了。

宗 (始終以銳利的眼光觀察着各人的神色。) 薛小姐！

素 唔。

宗 (陰險地) 有一句話，你一定高興聽到。

素 什麼。

江 據方才阿珍的口供看起來，犬養少將的案子，已經有線索了。(他打電話) 喂，接警備部，……。(向素說) 假如阿珍不是瘋了，那麼，她的口供對於在座的一位朋友很不利呢。(衆人有驚怪聲，冲天炮有動作，宗行若無事的。) 唔，我宗委員，即刻派幾個人來，要機警一點的，有個重要的犯人要押解，是，用不着多問。(放下電話機) 薛小姐，爲了慎重起來，我想請諸位暫時隔離一下。

素 什麼，你——

宗 這是公事。(按鈴，王申上) 王申(指錦濤和江二爺)把這兩位先生帶開。

王 是。

錦 素雲！

素 鎮定一點，錦濤。

（王帶江鄭下場。）

宗 （猛力的向冲天炮一拍。）冲天炮。

冲 噫！

宗 我要問你幾句話？

冲 （作耳聾不聞之狀。）是，要我「取」太太們的——

汪 （大聲）少講廢話，來。（向素雲）薛小姐，你可以在這兒坐坐。（攔冲天炮下。）

（楊走了一轉，坐立不安。）

素 楊經理！

楊 噫。

素 真的，阿珍的丈夫是游擊隊嗎？

楊 當然是嘍！總自己也是，她們一家子都是。據說她的丈夫在游擊隊裏很有點地位，是個什

麼游擊司令呢！

素 （憂鬱的）那也是罪有應得了。

楊 （發怪的）什麼罪有應得，我就反對宗委員這末幹。把阿珍這末一打，好咧，游擊隊一定

要報仇。何必呢，當三點水的日子也沒有幾天了，還結這個怨，萬一將來——（他打冷戰

）不堪想像，不堪想像。（突現決心），我一定不幹。（從懷裏取出那張圖來。）比如這個東西，我揣在懷裏就像坐在針尖兒上，得罪了游擊隊不說，還要得罪高鼻子，我幹也沒命，不幹也沒命，我……我……

索 別那麼緊張吧，楊經理。

楊 （依舊把圖揣在懷裏。）薛小姐，你不知道我這個人，我心地頂樑，我連耗子都怕。

索 （巧笑）怕不是耗子，是猛虎吧，楊經理。

楊 猛虎？

索 對啊，吊膀白額斑斕猛虎，楊經理最怕的，坐鎮在家里的猛虎。

楊 那，那兒話，那是宗委員的事情。我啊，我才不怕，同樣是個人，爲什麼要怕呀……笑話，笑話。

索 唉，客氣什麼，當今這個時勢，當大官大府的，從咱們汪主席起，誰沒有這個毛病？（媚笑）

楊 （故作英雄）那，那你認識了人，我啊，太太怕我，嘿，我天天在跳舞場，太太一句話也沒有……：

索 （逗他）真話？



楊 從來不說假話。

素 真的不怕？（驀然從他胸前口袋中取出一方小手帕來，在自己嘴上擦了一下，然後把

脂紅點點的手帕插在原處）不怕？

楊 （得意忘形）當然不怕。

素 （羞他）小心，過一會給發見了……（附耳細言）

楊 （笑不可抑）沒有，沒有的事……

素 沒有的事？那就好啦……（坐在他身邊）

楊 （得意地哼出來）「孤王酒醉桃花官，韓素梅長得好貌容，孤王一見……」（唱不下

去了，對素）這叫做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薛小姐，我醉了，你來一段……好不好？

素 醉了？爲什麼？好吧，我來一段「醉酒」……依偎着他，曼聲低唱）「通宵酒，奴手

捧玉盃，裴高二卿殷勤侍奉，想人生在世如春夢，且自開懷飲幾盃」……

（楊閉目靜聽，擊節歡賞，素爰乘其迷糊中從袋中取出信封，塞在沙發墊下）

（大聲）好？再來一個。

素 低聲一點，隔牆有耳……

楊 那怕什麼，我早告訴你……（手摸到口袋里，突然大驚）啊，我的圖，（倉皇尋）薛小姐

，看見我的圖沒有？……

（搖頭）

楊 （滿頭大汗）這不得了，（亂尋一陣）對，對不起，薛小姐，請你站起來，我，我失，失了一張要緊的圖，……

素 （悠然站起）圖嗎？什麼圖呀？（從坐墊下取出那大信封）可是這一張？

楊 （如獲至寶）對，對了，還給我……

素 （避開）那可沒有這麼容易呀，要代價，要代價……

楊 可以可以，不過，快還給我。

素 （避到一邊，把圖塞入自己的手提包中）聽人說，楊先生的太太，就有這麼一手，……

（笑）

楊 （哀求）使不得，使不得，這不是好玩的，沒有了圖，我就沒有命，這，這……

素 （笑着）啊，怪可憐的，大傻子，我聽橋本他們說，你們做事情都是很大意，所以要試你們一試。

楊 我，那兒話，我，我才精細得很，精細得很，快，還有圖，過一會人來了，

素 （從袋中取出信封）去，怕什麼，我又不開古玩舖，要你這張唐伯虎的古畫，（還給他）

## 第二幕

楊（如獲至寶）多謝多謝。對了，過一天遇到橋本，包滿一點，千萬不要提起。

素 要我不說？

楊 對。

素 也好，可是你方才答應我的代價……

楊（嘻皮笑臉）那，那一定重重的報答你，祇要你……（門輕輕的推開，嬌嬌怒容滿面，殺氣騰騰地站在門口，二人離階一步）

嬌（一步步地緊迫着他，楊後退）站住。（楊站住，窘）你瘋啦，你——（楊企圖藏匿手帕，嬌嬌很快地把它奪過來）這是什麼！哼，要臉，（一半是罵素素）青天白日，居然送到人家家裏來啦，（打開大皮包，將手帕塞進）站住！（窮搜其身，將鈔票，名片，……一切搜完之後，從口袋中摸出那個大信封來，楊大窘）

楊 這，這不行，這是建築圖樣，立刻就要開工……

嬌 管你什麼圖樣！（投入包中，再搜無着，闔好皮包，上鎖。回頭來冷笑着素素）唔，薛姑娘還在這兒，我當你已經走，（指桑罵槐）真好，貴妃醉酒，從台上唱到台下來了。

素（不理）

楊 噯，太太，這不能開玩笑，過一刻伯舉向我……

（寶玲氣呼呼的上。）

寶  
（準備了要吵架的姿勢。）是誰出的騷主意，把阿珍打成那個樣子，打別人，我不管。阿珍是我的娘姨，我使喚出來的，就是吃的多一點，我也供的起。怎麼，打，打狗看主人，要打她，先打我，我——

（伯臬上。）

宗  
（陰沉的）桂丹，請你跟嫂夫人出去一下。

孀  
怎麼？

宗  
桂丹，請你和嫂夫人出去一下。

（宗攝步，嬌氣腳腳的下。）

宗  
寶玲，你——

寶  
（在這種嚴重的局勢下，雖已氣餒，但仍勉強掙着）噯，伯臬，你看他們把阿珍打的——  
宗  
還不關你的事！（聲色俱厲）

寶  
噯，伯臬，這非弄清楚了不可，我的娘姨，不能隨他們性兒亂打，（越說越氣，無所顧忌的）我要知道，是那個混球出的鬼主意，我——

宗  
（狼狽）你這，這成什麼樣子。

寶 是打的不成樣子了，是不成個樣子了。

宗 要死囉！

寶 要死咧？

宗 (氣憤的) 我是說，你要死囉！

寶 (大怒) 我要死啦，我為什麼要死，我為什麼要死，你說，你說！哼，伯舉，你不想想，你今天做了官，靠誰的力量，你做的誰的官，要不是我，哼，那時候……

宗 (掩耳) 住口！

寶 你那時候，那時候是什麼東西，窮光蛋，小遷三，你，你，聽！你這……

宗 太太！(大窘) 呃，薛小總……，你不去看看你的琴師，呵。請你到那邊……(指另一門)  
(對不住，一點兒私事！)

寶 (微笑着走開。)

寶 (號啕而哭) 你個喪盡廉恥的東西，……你現在做了官，你……你……就忘了當年我受的  
罪了，喇囉呢！

宗 (低聲下氣的) 寶寶，寶寶，你怎麼會這樣，你怎麼可以呢？在人面前，這！你怎麼一點都不顧體面。無論你怎麼說，在人面前我是……

寶 你算是宗委員是不是？噫，別臭美！在我面前你是什麼東西！你不顧我的險，我……我這

要顯——

寤 我話講重了一點，是一時急糊塗喇。我正在要緊當口，你忽然——

寶 我問一聲爲什麼打阿珍，也不害你的事啊！

宗 就是爲了阿珍吶，我什麼都佈置好了，你一插嘴，我怕——

寶 怕什麼呢？

宗 怕他們起疑，這個薛素雯也不是好對付的。

寶 薛素雯跟阿珍有什麼關係。

宗 阿珍已經招出了，她丈夫是游擊隊呢？

寶 什麼？

宗 自然，我知道阿珍並不是的。

寶 那，你發的那一種神經病？打她！

宗 要是不打她賤下，她怎麼肯招呢！

寶 哼，又是照打成招！你這……

宗 寶寶，這是一個祕密，老實告訴你吧，我要藉了阿珍的口，咬出一個八，這個人，會因爲

害怕，送咱們幾百萬的。你想，寶寶，現在日本人已經日趨末路了，德國鬼子一垮，它還有什麼活路。日本在太平洋上，已經開始吃癩了，我們難道真等它垮了，作喪中之蠶嗎？那就太傻了，我們不能不早作準備，不能不把錢準備好，懂了嗎，寶寶。

寶  
（急取小本記。）

宗  
（溫柔的拍着她的肩膀）好了，聽我的話，好好去息一會兒吧。你瞧，眼睛都哭紅了——

（他低頭望小本）

寶  
（急合起小本）你看什麼。

宗  
（惶恐。）我看看你的絲襪是什麼牌子，還要原樣兒送你一打。

寶  
（輕輕的打他的嘴吧。）哼，你，你呀——

（冲天炮上，看見，作不見狀，背身咳嗽——）

宗  
（立刻分開，官派十足。）噯，太太，你可以走了。

冲  
宗委員，我也可以走了吧！

宗  
慢着，我得問問你。

冲  
是！

寶  
呵，伯島，你忙你的公事吧！

宗 呃 太太！你請……

寶 (把小本看了一下，揣起，預備卜。)

冲 (學殷勤的) 太太，優的手絹！(搶前一步，靠近她。)

寶 噯。(隨接過手絹來，下)

宗 (按鈴)

(王申上)

宗 把鄭錦濤帶上來。

王 是！(下)

宗 (推開另一門) 薛小姐，請進來。

(妻雯上)

妻 怎樣，跟太太的交涉辦好了。

宗 (不做聲會。) 薛小姐，現在大差少將的案子，已經到了水落石出內時候了。我現在想問

你幾個問題。你和鄭錦濤認識很久了嗎？

妻 (強硬的) 你沒有必要查問這個——

宗 薛小姐——



素 况且這跟犬養少將的案子，也沒有絲毫的干係。

宗 要是你這樣的想，也好。

（王申帶鄭錦濤上場。）

（打電話）噯，喂，我宗公館，找鄭玉馨鄭小姐……噯，鄭小姐，我還兒有一個對你也許不十分有趣的消息，你可以來一下嗎？很好，我等着你。

幹什麼？

宗 （冷笑）你就會明白的，先生。

（沉默，嚴重地）

素 冲天炮，你把方才講過的次序再說一遍。你說，犬養少將在前，其次是橋本少佐跟薛小姐，手挽着手，對嗎？（冲點頭）再其次，是誰？

冲 （指錦濤）是這位先生。

宗 你說。這位先生跟薛小姐講過話？對嗎？

冲 （點頭）

宗 你，你現在可以走了。

冲 我？

宗 我已經查明了，你和這次的事件無關係，你可以走了。

冲 謝謝。(下)

宗 (回頭對錦) 鄭先生，你在事件發生之前，跟素雲講過幾句耳語，這

錦 我？你沒有問這些話的權利！

宗 什麼？

錦 這是我們之間的私事。

宗 不過，當那末嚴重的事件發生之後，我看你還是坦白一點的好。

錦 (望了素雲一眼) 不，我不能告訴你。

宗 我再提醒一次，拒絕答覆，對於你是不利的。

錦 (再看素雲一眼，沉默)

宗 你不講嗎？

錦 不，我不能。

宗 薛小姐。

素 是的，這是私事，橋本少佐——

宗 (截斷她的話，帶着一種陰險的暗示) 我知道，你是橋本先生的人，我也知道，橋本先生

幕 二 第

跟你有交情，同時，我覺得，你們要以私事推託，那恐怕連橋本少佐在內，也不會再相信

你——

素 哼？

宗 鄭先生，兇手開槍的時候，有人證明，你並不在場，我現在要知道，從你跟到門口之後的幾分鐘之內，你在那兒？

錦 你的意思是說我是——

素 宗先生，你錯了，出事的時候，他在我的身邊。

宗 誰能證明？

錦 家姊可以。

宗 令姊？

素 橋本少佐也可以。

方 很好，當時你講了什麼？（向錦）

錦 不關旁人的事。

宗 回答我。

錦 沒有這個職務。

宗 假如你願意背上嗜殺犯的嫌疑而不會說，那麼——

素 宗先生！

宗 哼。

錦 要是你要含血噴人，就請你痛快的說，不必牽着上旁人，我問心無愧，什麼地方也不怕。

宗 問心無愧？那為什麼不說？

錦 跟你說，這是我素雲的私事。

宗 私事，很好，……當我審問阿珍的時候，你怎麼知道他不是游擊隊……

錦 我？

宗 假如她不是，那麼，是誰？說！

錦 我想，宗先生，在那種情形下，但凡有點惻隱之心的，

宗 惻隱之心？哈哈，好極了。（向王申）傳阿珍。

王 是。

宗 鄭先生，我看你還是老老實實的招了吧……

錦 你要我招什麼，你？

宗 請你冷靜一點，鄭先生，粗暴對你的處境並沒有幫助的。

幕二第

(王申兇猛的掀阿珍上，阿珍遍體鱗傷，已無人形，頭部蓬亂腫脹，衣服破碎，彷彿已是個死人了。)

(她站不穩，幾乎倒在地上，王申順手把她按在一把椅子上。)

阿珍，把你方才講的話再講一遍，說，是這位先生嗎？

……

(大聲)阿珍！

……

是你幫着他做暗線，那天，是他來接洽過，把你大夫的信轉給你嗎？

宗先生——

當了這位小姐，阿珍，你再說一遍——

(兇狠的)說：

(微弱的幾乎聽不見。)要我說的，我全說了。

你認準了，是這位先生嗎？

這位先生，我……

阿珍……

宗 是他佈置了暗殺犬養少將嗎？

珍 (突然用力的掙扎起來，撲向宗前跪倒。) 老爺，……老爺……不要殺死我，不要——我家裏有孩子，我的丈夫生了病，一家大小指我養家活口；我，我要是——

宗 (厲聲) 捋下去。

王 是！走。

(押阿珍下)

宗 哼，薛小姐，你沒想到是這末一個結果吧。

錦 騙子！

王 鄭先生，對不起，儘管你是多麼大的英雄，也只好請你委曲一下了。來人啊！

(王申上)

王 把這位先生押下去，看管起來。

錦 你這個賣國賊，漢奸。

宗 押下去●

鄭 素斐。

素 宗——

寮 押下去。

(王申押鄭錦濤下)

寮 (走近素雲) 薛小姐！

素 躲開我，你用這種卑污的手段，陷害兩個無辜，你，你以為——

寮 薛小姐，冷靜一點吧，這樣我們大家都可以脫掉了干係。

素 你別想，只要我活著，我一定要在橋本面前告發你。

宗 很好。薛小姐，不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中國人的性命，在日本人眼裏看起來，並沒有像你  
想的那麼值錢，何況又是真憑實據呢！

素 我會儘我的力量替錦濤分辯。

宗 你以什麼資格替他分辯，讓我再提醒你一句，薛小姐，要是橋本知道了你是那麼關心鄭先  
生，這對於鄭生先，也許反而要不利呢！

寮 你這個劊子手，惡魔。

宗 薛小姐，要是你真想幫鄭先生的忙，那就請你少用這種口氣講話。我家某人和鄭先生並沒  
有仇，假定你薛小姐是這末關切他，我家某人也並不是絕對不肯賣面子，薛小姐，你也是  
場面上混久了的人，還有什麼想不開呢，我勸你還是收斂點吧！

素 什麼你說？

宗 也許你求一求我宗伯舉，倒比我橋本講話容易些呢！

素 我——

（鄭玉驚惶的上。）

玉 宗委負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，錦濤他——

宗 他的案子發了。

玉 他能犯什麼案子，宗委員，你胡說！他還是個不知世事的孩子，懂什麼叫犯案子。宗委

員——

宗 我本來也這麼想，可是阿珍一口咬定了他。

玉 阿珍是誰？

素 這兒的娘姨。

玉 娘姨？

素 完全是屈打成招的。

宗 打是打了兩下，屈打成招，我看也未必是吧！

玉 那她爲什麼——



幕 二 第

宗 自然，令弟是冤枉的，我也很爲了這個不平，爲慎重起見，所以就打了她幾下，但是她死

不改口，一口咬定了說——

玉 說什麼？

宗 說令弟與暗殺犬養有關！

玉 （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？）什麼？

宗 鄭小姐，我非常同情你，不過阿珍這東西，我看是受了什麼人的指使，這件事要是往日本憲兵部一送，恐怕就很難保險。鄭小姐平素和人無冤無仇，那麼，那指使的人不惜用這種苦肉計，爲了什麼目的，是很明顯的了，我再聲明一句，我非常希望幫你鄭小姐的忙，要是有什麼吩咐，萬死不辭。

玉 你是說要錢嗎？

宗 我不敢這末講，不過我們可以進行一下看。

玉 多少？

宗 關於數目，呃，鄭小姐，我想數目方面，那倒說不定，問題在……

保 報告有客。

宗 叫他等一等。

保 (低語二三句)已經進來了。

(橋本入)

素 少佐。

橋 喔，薛小姐，好極了。還在這兒。(向伯鼻)宗先生。

宗 是。

橋 昨晚上的事，除出死了一個兇手之外，指使人有了線索沒有？

宗 (望了他們一眼)我正在查問。

橋 有結果沒有？

宗 我想，已經不遠了。

橋 可否把得到的結果告訴我？

宗 我——(看看鄭玉馨)

橋 請——

素 假定你能够給我三天時間，那末一定可以……

橋 三天，那是多少鐘點。

宗 (一楞)是——七十二小時。

橋 七十二小時，要是坐飛機的話，人都可以到美國了。

宗 不，我相信不會跑掉，他已經在我掌握之中！（看鄭玉馨）

橋 （不信地）「你的」掌握之中。

宗 假如不妨在這兒講的話，最有嫌疑的是——

橋 誰？

宗 昨天晚上在場的一個目擊者。

橋 在場的目擊者？是你，還是我？是這位小姐，還是這位鄭女士？（忿然）宗先生，我很懷疑你所領導的這個機構的作用和價值！因為據方才得到的軍部方面的確報，兇手首魁從上個月起，——（對鄭玉馨，王申）要他們出去！

（王申與提心吊胆的鄭玉馨下。）

宗 請講……哦，薛——

橋 從上個月起，一共犯了七次槍擊軍官的案件，這主使人住在華達公寓，三百〇六號，昨天晚上，整夜沒有回去。

宗 有，有這等事？

橋 據我所知，在職前，他是一個大學教授，現在他的職業是一個工廠的技師，他的名字，李

宗文，我們已經派了人，好吧，請你立刻監視那所屋子，要今晚十二時以前破案，而且，而且，爲了一網打盡，絕對非活捉不可。

宗

（誠惶誠恐）是。立刻照辦。（走向電話機）喂，喂，張督察長！混蛋……

橋

（走過去，按住他的電話）問題就在這些地方，你以爲這是機密？你以爲電話不會給旁人聽見，你以爲電話局的接線人沒有恐怖黨的暗線……？

宗

（悼寤）是。

橋

用口頭發布命令！由你親自辦理破案。

宗

是。

橋

好，薛小姐，坐我的車子走吧。

薛

不，（故意講給他聽）宗委員還要問話。

橋

什麼？問你？

薛

我是嫌疑犯，要不是尊來，我跟小鄭先生，怕會送到警備部去了。

橋

笑話笑話。宗委員，把你的機構整頓一下怎麼樣？哈哈，好，走吧，你的那些「嫌疑犯」可以讓他們回去。我方才下了命令把此地的封鎖開放。要是李宗文昨天在場指使的話，也

得辭他回到老實裏去落網。

宗 是：

素 那麼，小鄭先生呢——

宗 我即刻照辦。

素 （一笑而罷）去吧，宗委員，對不起您哪。

橋 （俯素下）哦，對了，還有一件事，爲了機密，那項建築圖樣請你在今天之內交給山本。

問，他比較的仔細一點。再見。（下）

宗 再見，宗先生。明天我請客，過了今天，你跟鄭小姐，還是可以做買賣的

（又羞又惱，坐下，猛然的拍案，王申進來，大聲）叫楊經理進來！——囉。叫所有姓鄭

的都給我滾蛋？

王 是。

（抱頭，狼狽之狀）

（楊桂丹進來，接着是兩位太太）

實 幹什麼，橋本好像發了脾氣。

楊 是不是素雲在他面前講了，講了我太太的壞話？

嬌 講我？（要撲過去）我有什麼好講的。

宗 (用手制止了他們) 桂丹，把建築設計圖拿出來。

楊 圖？

宗 快。

楊 可以，可以，不過——

宗 不過什麼！

楊 (苦相，暗暗的指了一下嬌嬌的皮包) 在，在——

宗 什麼，連這也進了庫，還怎麼行，表嫂，這事情破一先例，請你從寬開釋，讓我交差。

嬌 爲什麼？

宗 爲什麼？爲了這是日本人的事啊。方才橋本下的命令，立刻非交出不可。

楊 對了，嬌嬌，我看——

嬌 沒有你的話。

楊 好好，我不說。(對宗) 你說。

宗 表嫂，跟東洋人的交道，難打得，要是不拿出來，過一會我祇能從實報告，說在你的手裏

，那時候……

楊 這不是失面子。

宗 對了，不信，你可以先看一看內容，這是一張建築圖樣，沒有旁的東西。

楊 要是旁的東西的話——我甘願……

嬌 甘願什麼？

楊 甘願，一輩子給搜，好，嬌嬌，看我份上——！

嬌 （好容易取出皮包，開鎖，取出信封，看，勃然大怒）什麼，見鬼，這是建築圖樣！（過去抓住桂丹）

楊 什麼事，什麼事？

寶 我看看，我——！

宗 什麼？

寶 呀，一張白紙，噯，有字，什麼，V，一個英文字母，V，這是同盟國的宣傳品……連你也騙我？

宗 什麼事？

寶 （大喝一聲）站住！（宗站住）你們搗的究竟是什麼鬼！你跟日本人耍的是什麼把戲？（摸小本本！）說。（摸出一塊手帕來，裏面已經空了）啊，我的小小本……小小本……

楊 什麼？（欲笑又忍住）小小本……

章木皆兵

嬌

有鬼……

實

小本本……

宗

(面色慘白)還是什麼回事啊！

——



### 第三幕

地 素雲住所，高等 Apartment 之一室。

時 當日晚間，八時左右。

素雲焦灼地在打電話。

素

（焦急的口吻）什麼，還有人在打？三〇六號，對了，一位姓李的，李宗文先生，……清他自己聽電話。（稍停）你是誰？李先生？唔？（覺得有異）我啊。我借打的電話……喂，喂……（掛上了電話）好奇怪。（看看手表）總不致於已經出事了吧。

（站起來，望看窗外的夜景發呆，夜風吹着她的鬚髮，又匆忙地回身，從抽斗內和手提包檢查些紙片，把袖丟入爐中燒了，電話鈴響。

素

（接電話）誰？候房間？什麼事？方才打出去的電話？幹嘛要問？電話局食線？唔唔，……（掛上，面現憂慮之色）

（茫然。少頃。）

(叩門聲。)

進來。

江 (進來，一言不發地站着，手裏拿着一束鮮花)

素 (高興地迎上去) 二爺，交到了？

江 (點點頭，把花交給她)

素 (好像放下了一件心事似的) 是父給他本人的？叫休坦因的那位先生嗎？

江 (用點頭制止之)

素 息息吧，二爺！(將裏花的白紙在火爐上烘了一下，細看，然後低聲唸)「謝謝囉囉囉」

物：這太寶貴了，永遠永遠感謝囉。近來上海的空氣很壞，你的身體又不好，要隨時當心

傷風呢……」

江 (低頭站着不動)

素 二爺——

江 (猛抬頭) 噯。

素 在想什麼？

江 (黯然) 姑娘，你得走啦！

素 (走近一步) 什麼？

江 那位休坦因先生要我跟您說，您家姑娘身體不好，還是換個地方將息的好！…… (低頭)

素 (會意) 哦，他的意思——要我……

江 (慢慢地走向壁爐，坐下，兩手抱頭) 要你離開，姑娘，我們該分別了，是時候了。

素 (走近他) 二爺。

江 (無聲)

素 (輕輕地撫着他的肩，微驚) 什麼，二爺，你——哭啦。

汪 (輕輕地旋轉身體，用手拭了一下眼睛) 沒有，我——沒有，我早已經沒有淚，我的淚早

乾了。

素 二爺，我不走，我不走……

江 我不是這個意思。

素 那——(語塞)

(望了她一會) 姑娘，別傻吧，春天的雨是爲了滋養新生的芽才下的，一根枯草，還管他幹嗎呢，這反而是死了，死了。……姑娘，走吧，走的好，走的好。事情，遲早會穿的，你以爲東洋鬼會放過一個可憐的女人……

素 可是，我——我還得做一件事……救一個人……

江 救人。

素 方才……本說的那位李鶴授——

江 唔。

素 方才打了半斷鐘電話，不通，此刻說是電話局來查線，看樣子，電話已經被監聽了，他們，今晚上要動手的。我不能眼看着一個人死，何況這個人是——是道末英勇，道末有價值，不，我不能……

江 唉。（歎息）

素 （打定決心）二爺，要是有人來，說我有個應酬的飯局……

江 （驚）什麼，你——

素 沒什麼，別道末大驚小怪的，你坦因不是要我走嗎？我得去佈置佈置——

江 素素。

素 嗯！

江 我們在上海這鬼地方，也相依了四五年了，承你的情，平素喊我一聲，「先生」。我們日常雖然沒什麼話講，可是我的琴音和你的歌聲，替我們把什麼心事都傳達出來了，我們並

幕 三 第

沒瞞下什麼。素雲，我知道你現在是多末爲難，怎麼，在這末爲難的時候，你倒想瞞着我嗎？

（慘然）先生？

你是不是要到華煙公寓去。

（點頭）

他是住在三百〇六號。

不管他在那兒，我一定得去救他。不然他們要殺死他了，像殺死我的父親，那樣的殺死他了。不，他不能死。雖然我並不認識他，可是我那慘死的父親把我們結合在一起了，我們是同志。我父親臨死時的眼睛，把這個告訴我了，把一切都告訴我了。要是我聽他們逮捕了他，毒打他，殺死他，我一輩子不會心安的，我要去——

不，娘姑，全上海的人，那個不認識你薛素雲，你躲過一個人的眼睛，能躲過所有的人的眼睛嗎？姑娘，我見也見的多，受也受的够了，一根枯草，一塊朽木，還有什麼留戀呢。

昨兒鄭小姐說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枯草也能作引火的引子，姑娘，給我一個機會，讓我也暖和暖和吧——

你是說——

江 我替你去。

素 不，不，二爺，我不能累你，這太危險了。

江 爲什麼是我呢，我是個冷透了的人，能够溫暖一點，也許就——給我這個機會，姑娘。

素 你不怕？——况且你跟他又——

江 草是枯了，可是他倒底生在咱們自己的土地上，在咱們自己的土地上長大的呀，姑娘。

素 （忍泣的）二爺——

江 （苦笑）不放、嗎？

素 我——我感激你。（感極而泣。）

江 （一種意外的力量，使他光輝起來。）走了，姑娘。

素 二爺——

江 嗚。

素 當心一點！

江 （點 微笑。）

素 （凝望着他，流淚，好容易掙出一句話來。）祇告訴他，今晚上一定要離開，不用說別的

。（補足一句）要是他不信的話，告訴他，你是這方面派來的。（舉兩指作V字）我想，

他可以懂的。最好是帶他到咱們家裏來，我這就打電話給橋本。他的關係，我們最後再利用一下，他不會疑心的，只要趕在十二點之前，他的命，就有救了。

江 放心吧，姑娘，（唱）「我本江湖一豪俠……」我會裝作一個賣唱的人混進去，他們不會發覺的。……（下）

素 （感傷地走向梳粧台）

（隔壁傳來無線電音樂之聲）

（電話響）

素 （接）喂，——是的。錦濤，我跟你講了，你別來。什麼？（強笑）我？很好啊，我的聲音怎麼樣？我有事，你不能來。啊，我的好孩子，聽我的話，……要來？那末，……過一點好不好？（看手錶）老時候吧，我等你。怎麼？你姊姊要你什麼……好，你來了當面談吧。……再會。（掛上電話，轉身，輕輕的叩門聲）

對不起，可以進來嗎？

誰？

聲 我，錦濤的姊姊。

素 啊，鄭小姐，請進。

（玉馨進來，颯儀態萬方，但在此情形之下，也不免有一點偏促）

玉 薛小姐，冒昧得很。

素 您請坐。

玉 爲了錦濤的事情，很早就想來臨駕談談。

素 （略略感知了一點）不敢當。

玉 昨天，在宗委員府上，有機會見到了您，我覺得，應該是來叩您談談的時候了。

素 請……（轉口）令弟常常提起，願這位可羨慕可敬愛的姊姊。

玉 我要談的，正是錦濤的事情。

素 啊。

玉 我想，錦濤太年青，大學才畢業，我想這些你一定知道。

素 我知道。鄭小姐。

玉 那我不知道您會不會見怪，爲了他的前途，我想請求您一件事情。

素 我？

玉 （點頭）希望你鼓勵他，使他能夠——

素 （笑了笑點頭）我懂了，鄭小姐。我明白您的意思。可是，（慢慢的，但也極其哀傷地）



問題，可不在我呀……

王 我的話也許太直率，我請求您少理會他，……也許他就可以……

素 鄭小姐——

王 對不起，是不是我講得太冒昧？

素 不，錦濤近來，有什麼不妥當的事嗎？

王 沒有。我祇希望他好好兒唸書，在這種時勢，這種環境，薛小姐會明白，年青人是很危險的。

素 我懂得你的意思。

王 平心說，我，我不知怎麼說才好，可是，我想，作爲一個愛自己手足的姊姊……

素 （傷心的）你非常反對他和我這樣的人來往，是不是？

王 薛小姐，你是明白人。

素 （激動的）你以爲我沾辱了他，以爲我教壞了他，以爲我……對不起，鄭小姐，因爲我剛剛有一點事情，所以我的心很亂。（安靜下來）我很明白我的地位，我也許不該

跟他來往，在你看起來，一個賣藝的人，像我這樣的女孩子，又算是什麼呢？

王 薛小姐，你誤會了。

素 那末，鄭小姐，你真以為，以為我會不關心他……他的幸福，他的前途嗎？

玉 不過，鄭小姐，你知道他的幸福在那兒，他的前途是什麼嗎？

素 是的，我知道。

玉 我想，你總不會以為他在上海會幸福；在現在這樣的上海都市里，會有前途吧。

素 他本來早想回內地去的。

玉 什麼原因使他現在還耽延着不肯走呢？

素 （有深意的）他會走的。鄭小姐，現在是，什麼原因都不再存在了。

玉 真的？

素 （點頭）真的。

玉 我謝謝你，我相信你不會誤會我的，過一個時候之後，我相信錦濤也會感激你，感激你這

……

素 鄭小姐？

玉 唔！

素 我真不知道要怎麼樣你才會懂得我——也許，呵……

玉 我相信我們慢慢的會了解的。至少，我希望。（站起來預備走……）哦，薛小姐，我可以跟

江二爺談幾句話嗎？

素 江二爺，（稍停）不巧的很，他出去了。

玉 那，替我致意他。再見。薛小姐，讓我再說一遍，我感謝你，希望你不要見怪。

素 （無言，送客。）

楊桂丹氣急敗壞的奔入。）

楊 薛……（忽見鄭玉馨在座，急忙噤住）

玉 楊經理，你怎麼了？有什麼事嗎？

楊 （擦汗，故作鎮靜，假笑）你一眼就看見了（細滑聲音咳嗽）嗚呼！今天天氣很好，江南的春晚，真是美麗呀！啊哈，鄭小姐，你說這樣的時節——

玉 對不起，再見了！（下）

楊 （開始楞住，說不下去，在鄭走出以後，忽而張皇的），薛小姐，行行好，你饒了我一條命吧！

素 楊經理，您怎麼了？受了什麼刺激？

楊 除了你還有誰，準是露跟我鬧着玩，把它拿走了。

素 什麼？

楊 圖，那個倒置的建築圖啊！

素 （沉下面孔）笑話，那不是已經交給你，你交給你太太，收進皮包里了嗎？

楊 可是，丟了，丟了，丟了它，就等於丟了我的命；薛小姐，求求你，還給我，我這一輩子

素 你太太丟了東西，你來向我來要，這不是笑話？

楊 你真沒有拿？

素 奇怪。

楊 你說，你沒有拿？

素 楊經理，我還有事呢？

楊 說了這末多好話，你，你救人一命，騰造七級浮圖，修修壽吧！

素 哼！

楊 （忽顯兇像）再不肯，我就——

素 怎麼樣？

楊 給你跪下。我給你跪下。

素 楊經理，放尊重點。

幕 三 第

（像是襲擊一般的，忽有敲門聲）

（兩人均楞住。）

（英嬌的聲音：「薛小姐在家嗎？」）

（吃驚的）誰呀？

（跳起來，狂奔。）我太太。……怎麼辦，怎麼辦，看到我在你家裏，又是亂子。……

（他倉皇的躲入衣櫃。）

請進來。

（像是襲擊一般的，推開門，金寶鈴和饒英嬌虎步而入。索靈一驚。稍稍鎮定一下之後，

轉爲非常客氣）

啊，兩位太太，什麼風吹來的？

什麼風？

東西南北風。

請坐。

不客氣，薛小姐，宗太太要找她的先生。

宗委員？沒來過啊。他到那兒去了？

實 (東張西望)

嬌 (望了實鈴一眼) 他下午一個人出去什麼也沒關照，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情。

實 不在此地，我不相信。(欲闖入左手房)

素 (攔他) 對不起，這是江二爺的房間，他不在此。

實 (氣烘烘的) 不在也要看看。(闖進去了)

嬌 (假作客氣) 啊，薛小姐，怕什麼，你的香閨，可以讓先生們參觀，難道就不讓太太

們入內？

素 那麼，請仔細的檢查一下，要是找不出什麼人來——

實 (從江二爺房裏出來了) 找不出便怎麼樣？我偏要看看。

嬌 (素微哂不語) 到另一房間去看了一眼沒有。

實 沒有嗎？也許在衣櫥裏面。(笑) 請慢慢的搜查一下。(撥電話) 喂，Hashimoto Kakko

。(實嬌同時楞住) 喂。是呵，我呀。對了，沒有事，等一會，十點鐘的時候，請過來一

下，有空嗎？好。對了，有客。你猜，你認識的，好好，告訴你，宗委員的太太，楊經理

的太太，是的，她們來向我討他們的先生。(格格地笑)

(實嬌大窘)

案 ……沒有，她們沒有對我不禮貌。（望着寶嬌）她們很客氣，對了，太客氣了。（二人啾

笑皆非）不，沒什麼，不過，請你行個方便，告訴我，宗委員在那兒？你也不知道。真的？噫，等一等……噫，我知道了。（放下電話，再撥）喂，陸警備部辣斐德路派出所，喂，找，對了，你別問，機密。

嬌 （着急）薛小姐。

寶 （氣已餒）薛小姐，你真大量，……

遠 （不理他們）喂，你宗委員，等等。（對寶）宗太太！請你們自己說吧。我薛素鸞，你太太在向我要人呢，……

寶 不，不，薛小姐，他有公事，就算了。

案 你不要找他？

嬌 讓我問問他，（接話）喂，什麼，你怎麼罵人呢？你聽我說，你罵錯了，我不是，我是嬌嬌，不是你太太，……

寶 （接話）讓我來。喂，你媽才是呢，你們一家子都是。誰是你表嫂？我是我，寶寶！死鬼

！

嬌 怎麼？還沒搞清楚？

寶 (把電話一擲) 回去跟他算帳! (要走了)

嬌 (回身) 薛小姐，我可沒有罵你，我——對了，橋本先生來的時候，——

素 好了，楊太太，放心好，誰有那末多的閒工夫呢？

寶 怎麼，你趕我們走。

嬌 走吧，走吧？

寶 偏坐坐。(躺坐下。)

素 (不耐的) 二位，請方便吧，我還有我的事情，不陪了。(下)

寶 哼！

嬌 哼！

(僵住。)

寶 這是什麼話。

嬌 還末大架子。

寶 貧相!……嬌姊，咱們走!

嬌 (臨走順手偷一件小東西，投入她的大皮包里)

(二人走近門)



（衣櫃門呀然一聲，楊桂丹探出頭來。）

楊 （輕聲）走了嗎？

寶 誰？

（衣櫃門呀然關閉。）

寶 誰在裏面！（一把把衣櫃門拉開）滾出來，死鬼！（楊桂丹蹣跚出）

嬌 （狂怒，逼着他）你倒找着好窩兒了。噯！

楊 （惶恐。）嬌嬌，聽我說……

嬌 說什麼，說？

楊 （急迫的哀求。）我，實在是，是——我自己來，不要——你，（他自動的翻口袋）

沒有，什麼也沒有？

嬌 那是什麼？

楊 沒有？

嬌 拿出來！

楊 我——

嬌 快！（又一手伸入口袋，搜出一張紙）

楊 我說，說。

嬌 快說！

寶 (有興趣的望着那張紙)「要是你那個母夜叉肯慈悲我們的話，務請下午三點鐘到新雅來，我等着他。」她等着他。

嬌 誰？是誰？誰等着你，說，說實話。

楊 她沒念完，底下還有話，噯喲——

寶 (繼續唸)……「我等着你，我們要研究一下倉庫建築的安全問題，因為據我所知，大批的食糧和材料都已經運到了。」

楊 你瞧，冤枉不冤枉。啊……啊……

嬌 總之，不是個好東西，你躲在裏面幹什麼？說！

楊 我是爲了圖——

嬌 (用力捏)，圖，圖什麼，你圖點什麼，快說，快！

楊 噯喲，饒命，饒命！(叫)救命！

(薛素雲急上。)

索 怎麼了，什麼事情？

嬌

（完全是從容不迫的架式。）沒有什麼。不過是——是一個跳蚤。十個胖子丸龜怕癢，我可憐的桂丹，瞧你癢的這個樣子。跳蚤也是，還末頑皮，牠呀，從肚皮跳到心口，從心口跳到肩膀頭，從肩膀頭跳到頸子上，從頸子上又跳到耳朵根子上，瞧，把你的耳朵都咬紅了，（她向桂丹先生的耳朵輕輕吹氣）吹吹，就好了，還癢嗎？

楊

癢是不癢了，就是有點疼。

嬌

（她一直溫存的爲他繫着鈕扣。）薛小姐，你瞧，一個跳蚤費了這末大的工程。

楊

（從不錯過任何機會。）手不得力吧，皮包給我，替你拿着。

嬌

（若無其事的）還好，牠在這兒（皮包吊在她的臂膊上），倒還穩當。（繫好）走吧。（二太太挾其出。）

素

（透了一口氣，頹然坐下，看錶，焦灼，旋無線電至某一處，無聲，有吃驚之色）怎麼的，時間到了，自由電台還沒有聲音。（走向窗口，望窗外）好大的霧！

（輕輕的叩門聲，素雲走到門邊。）

進來。

江

（站在門邊。）

素

（大喜，上前一步）二爺，你——（意識到什麼，差不多是顫慄的。）怎麼，他——

江 他來了，（對門外）請進。

素 是他？

江 是他。

素 啊，二爺，你多麼的好，你不僅救了他，也救了我，爲了你出生的土地，作了一件最有意

義——

（話未完，突然停止，黑色西服，外套，深深的戴着帽子，金邊老花眼鏡的李宗文教授上  
。）

江 （當他們彼此觀察的時候，自言自語着。）有時候，狡黠，可怕，另時候，狡黠又是可  
愛的，到什麼時候，語言才有它一定的定義呢！

素 是李教授吧，我從一個最可憎的人那兒聽說了，我想我也許應該說明一下……

李 （頸也不拾地伸出手來。）不用說了，素雲？

素 （吃驚）什麼，你已經知道我——

李 是的，我全知道。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感謝你，素雲，你不愧是你爸爸的孩子。

素 （更心驚的）你已經——怎麼，是江二爺在路上告訴了你？

李 是的，是江二爺告訴了我。就像楊桂丹似的，我在他的自言自語中、猜測到你全部的歷史

幕 三 第

，這不會錯的，他雖然沒講出來，我已經全部聽到了。

素 他——（望了江二爺一眼，二爺在自言自語着。）你聽見了什麼？

李 我聽見了他心跳。

素 啊？

李 你的心，我的心，我們大家的心是跳在一起的。全世界向自由的人民的心都跳在一起的，

素 素，你聽見嗎？

素 （光輝的。）我——聽見了。（忽然想起什麼。）你也認識楊桂丹——

李 自然！

素 嗯——（忽然意味到這話的語氣，不禁驚怪的）嗯——

李 （不自的禁笑起來）素素，你真的不認識我——

素 （相當程度的尷尬）我——我——

李 今天下午咱們還見了面的。

（他脫下帽子，大衣，取下金絲眼鏡。）

素 （這種意外，使她差不多出了不該有的大聲。）啊，是你——沖——

李 沖大炮！

素 (這又高興的幾乎擁抱住他了。) 你可真是個冲天炮啊!

李 我還沒給你道歉呢?

素 道歉，爲什麼?

李 我一向以爲——以爲你是個心慈別處跳的女孩子，我錯了，你知道，我聽過薛少海的戲，我們有過很短時期的來往，我不願意他的女兒——

素 所以你做起斷臂的王佐了。

李 我當時以爲你把他忘了。

素 (心傷的) 我怎末能够忘記，就是把我燒成了灰，我都記着他老人家，你知道，我是多麼的恨吶——

李 請原諒我的冒昧。

素 不，不是冒昧，是冒險，我覺着，你是用錯了一個字兒，在那種情形之下，錯一個字兒，就會壞事的。

李 對，你了不起。

(一陣警車的聲音，急馳窗外的柏油路而過。)

(二人談話終止。)

(車聲漸遠。)

素 (嚴肅的) 李先生!

李 嗯!

素 你得趕快離開，這兒也不是個安全的地方。

李 我知道。嗯，對了，有一句話我要通知你，現在看起來，還是千真萬確的了。

素 什麼?

李 宗伯是在懷疑你，你有沒有感覺到?

素 (坦然) 我知道。

李 那麼——

素 我會當心的，謝謝你。不過——(黯然。)

李 什麼?

素 (強笑) 還有一點事情沒有了……

江 (站在地面前，悽然) 還是了的時候了。

素 二爺——

江 姑娘……

素 你——

江 還有什麼不了的呢，姑娘，要永遠爲了那些值得珍重，值得憐惜的人。（哀感起來。）「此地一爲別，孤蓬萬里征，浮雲游子重，落日故人情……」（不忍卒吟，揮手。）你，去吧，去吧。……去到那更寬闊更光明的地方……

素 先生！

江 （傾淚的笑，蒼涼地）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！

（另一邊，聲音）

李 素——

素 （抹去了腮上的淚痕）不，不要管我們，李先生，我們先來安排你吧，十點鐘，我約了橋本到這兒來，我們也許可以，借重他的車子把你送到一個轉安全的地方。他會爲我們服務的，爲他想得到的人服務，特別是你現在變了冲天炮，那更方便了。我們不必考慮特別的理由，他絕不會疑心到你——

李 不，不必担心我，素，我在敵人的爪牙下，已經學會了防備了。你——

素 我自然有我的打算。

李 已經不是打算，是該行動的時候了。



索 現在頂頂危險的是你——

李 你也不見得太平啊！

索 我——

（忽然一陣警車殺來的聲音。）

（沉默。）

江 （突的從從窗口回過身來。）李先生，你看——

李 （急趨窗前。）來了嗎？

索 怎麼——

李 說不定是——索變，我逼累了你。

江 （沉重的）很多的警探把旅館包圍了，……：馬路上斷絕了交通——

李 把窗子關起來。

（江離開。）

（默然。）

（門外走廊上旅館茶房的聲音，「諸位先生注意，現在搜查恐怖份子，各人當心各人的性命，不要離開自己的房間，不要收納生面孔的客人。」）

（脚步雜沓。）

李（鎮定的）素靈，再見。（他取他的衣帽，戴上他的眼鏡。）

江（意外的聲音。）你幹什麼，把東西放下。

李 鎮定一點，江二爺。讓我去——

素 你自己先不鎮定了，李先生。

江（命令的）坐下。

李（坐下，又站起。）不，我不能。會帶累你們的，我自己的事，我走了，保留一點力量，

不更好嗎？你們何必——他們未必會認出我的，

素 你一出去，一定會被捕的。

李 可是留在這兒，還要壞。

江（意味深長的）不，不會更壞的。坐下，坐下。我們不能當作沒有這回事嗎？也許不會有

什麼事情，也許有什麼事情，——事情總會「了」的。

素 是呀，你這一出去，倒把目標暴露了，也許不是爲你，也許……

（又一陣脚步聲跑過去。）

素 這時間過的多可怕呀！

江

好吧，姑娘。（取下他的琴來。）我們呆在這兒，也許一會兒以後，會風平浪靜的，也許，馬上就有幾個人闖進來。……心放寬一點，姑娘，事情總會了的，是了的時候了。（他奏了短短的一曲）姑娘，你聽，這是它的聲音，它在向我們講話了。它在埋怨你，埋怨你這幾個月來心太深，太苦，已經不能專心和它相配了。在不曉得就要發生什麼事的時候，姑娘，來吧，李教授是我們的知音啊，也許是最後一次，最後一次了。（無言奏琴。）

素

（拭乾了眼淚，不能出聲。）

江

（再一過門）

素

（泣不成聲）。

李

（情不自禁的唱出來。）【西皮快板】「他本江湖二豪俠，李俊倪榮就。他，蟒袍玉帶不願掛，流落江湖訪豪俠。……」

素

（接拉西皮快板）

案

（振作起來，唱。）「今天獲識二豪俠，爹爹交友果不淺。女兒備舟往前駕，猛抬頭……」

（宗伯舉帶了兩個鋼絲馬甲，執手槍的警捕闖進來）

(一聲中斷。)

完  
(一瞥之後)好，你們全在這兒。(吩咐)把手舉起。(回頭對警捕)在門外看守。不准閑人進來。(捕下)好，對不起，(搜索了一下沖江二人身體之後)警生。(慢慢地)薛小姐！東窗再發了。

案  
(鎮定地)什麼事。

完  
(陰險地凝視她)據報告：從下午六點到八時半，從這屋子裏的這個電話機，有一位小姐的聲音，打了三次電話到華達公寓三〇六號的李宗文房裏去，九點鐘，有兩個人從那房間裏出來，現在到了這間屋子裏面。(玩弄手裏的手槍)明白人應該知道這案子的內幕，可是，薛小姐，我是中國人，我懂得中國人辦公事的法子，我沒有多的要求，我只要你交出一个人來，讓我交差，李宗文已經進了這間屋子，他不會水遁土遁，請你把他交給我，沖天炮或是江二爺。此外，放個交情，將來的日子還要見面，祇要橋本先生不再追究，我當然不必為難。好。薛小姐，我的話完了，請你立刻決定。

案  
要我決定？(不禁內心狼狽)

完  
你決定，或者他們自己決定。時間是不容許拖延的，等日本人知道了，事情就不演變好劇

幕 三 第

(素低頭)

冲 (色動，欲言又止)

宗 冲天砲！

冲 (望着他)

宗 「江湖」一點的好吧，大丈夫做事……

江 (出其不意地) 宗伯皋！

宗 (注視他) 什麼？

江 (依舊用他低沉的聲音) 事情是我幹的，你，不必拖泥帶水……

(宗，楊，與素雲，冲天砲同時震動)

宗 你？(想了想) 也好，是你？

江 是我？

素 二爺——

江 (以手制止)

宗 你的名字？

江 李宗文。現在叫江上帆，叫江二爺的就是我。

宗 任務？或者說，你的職務？

江 職務？職前是大學教授，現在是化學技師。

宗 我還問你，你的任務。

江 任務？（想了一想）我的任務是使那些無恥無良的人知道，（沈着而確實，一字一句地）在中國大地上，即使是一草，一木，也都在和漢奸，日本人敵對。（微笑）昨天聽說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我想，這是在淪陷了的地方，一草，一木，也都是有一種反日的力量，反日的兵力的意思。懂嗎？宗先生，連一塊朽木，不是他也還有這麼一點力量？

素 （泣下）

冲 （差不多要哭的聲音）江二爺……

江 別憐憫我！朽木，還可以發火，發光，哈哈，我很滿足……宗先生，帶我走吧。

宗 等一等。你受的誰的命令？

江 命令？中國政府的命令！

宗 （用他陰險的眼光望着哀切的素雲）薛小姐，您以為，他講的是真話？

素 （內心矛盾）

宗 你有回答這句話的責任，因為他是（一字重於一字）追隨了你多年的琴師，你的知音，你

的師傅……

素 (激動地抬起頭來，咬緊牙關) 他，講的是，真話！

江 (微笑)

宗 好。薛小姐，您，了不起。(對門外) 進來。

素 (飲泣，無言)

(警捕上)

宗 (指江) 趕起來。

江 等一等。讓我奏完了這一曲。(他沈沈的奏了一曲，如怨如訴奏完，對胡琴，) 好，老朋友，再見了，(他把胡琴放開走向衣架，戴上冲天炮的羅眼鏡，披上斗篷，深深地把帽子覆上，對警捕) 好，朋友，轉告。

(警加鑼)

素 (搶前一步) 二爺，先……

江 不用悲傷，你應該替我高興，不是說，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漢青」嗎？(雙腿地對冲及素) 多謝你們二位。(鬆了素繩，忽然變了調子，很人情地) 好孩子，不用哭，當心自己，玩兒兒要與，你的嗓子，你的身體……(正欲下)

(門外皮鞋「立正」之聲，橋本進來)

橋 啊，你們都在這兒，很清閑！(望見了人眼)怎麼？(翻眼)橋本，你覺得？

宗 (必恭必敬)辦妥了，這就是——(睜了毒眼)李宗文教授。

橋 拿到了？很好。(江背轉半個身體)(看見宗與神色有異)什麼？薛小姐，方才兩位太太得罪了你？

素 (強笑)沒有，倒是方才在這兒的兩位老爺，差點兒……

我變了嫌疑犯。

橋 哦。那還了得。

宗 薛小姐……

橋 好，宗委員，辦案要緊。請你把這位先生(指江)帶回去，好好的照看他，不要讓他自殺，你可以用一切你所能够用的酒爵，但是，必須保全他的性命！(素磨背痛)還是唯一的線索，必須好好的利用。

宗 是。(欲下)

(捕探素楊上。)

楊 別拉着我，我抓人，我——你瞧，不都是熟人，我剛剛從這兒過，趕上賊船，帶來妙線，



致命的追問……你看（看見情勢不對，吞住）看……

探 報告，這小仔要找這個房間。

橋 （發見了桂丹）噫，楊經理，方才山本顧問來的電話，說你還沒有把那份圖樣交去。

楊 （狼狽）……

橋 沒有交？

楊 （語無倫次）圖，是的，圖，可是，我，我糊塗了，顧問伯處！

宗 問我？

橋 什麼回事？

楊 那是。因為——

宗 報告少佐。

橋 什麼？

宗 楊經理昨天交給他的太太。

橋 太太——

宗 你走了之後，我要他太太交出來，——可是，已經——

橋 什麼？（站起來）

宗 逐開皮包，已經丟了！不見了。

橋 (吃驚) 不見了？

橋 不，信封裏的不是圖……是，是，一個外國字，V字……

橋 唔。(想了一想，對索) 薛小姐，請你和這位先生(指冲)，啊，冲天炮，暫時進去一下

索 我？(想了想) 不能旁聽？(笑)

橋 我看，還是進去一下的好，對不起。

(索緊張，借冲下)

橋 圖丟了？是不是？掉了包。對嗎？

楊 這，都是他(對宗)一個人的責任。

(奸相) 宗委員，這是我叫你宗委員，最後一次，(較厲) 老實說，說謊話對你沒有好處

宗 這，沒什麼話，少佐……我，我沒有關係。

橋 楊先生，你講吧。圖到那兒去了？丟了？還是賣了？拿去翻印了？說！(摸出手槍放在桌

上)

楊 沒，沒，……沒有的事。

橋 (按門鈴，一個日籍巡捕進來) 立刻把這兩位先生的太太押起來。家里的東西，不准移動。

警 哈以。

橋 你們很大胆，居然混到最重要的部門裏面來了。外國俘虜不斷的逃亡，還是你們的工作。

宗 少佐，還沒有的事，你可以打聽，我宗某人……

橋 少說話。我問你，你是重慶方面派來的嗎？

宗 不，少佐，……這不干我的事啊，全是他，他丟的……

橋 我知道他，是你的介紹。好，少講廢話，說實話。

宗 (無法辯解) 這，這從何說起，少佐……

楊 少佐，饒饒吧，不是我，他要我這麼辦，他要我來……

宗 什麼？(欲阻他)

橋 聽。讓他說。

楊 (說不下去了，發抖)

橋 是不是要我也給你們預備一點刑罰？你們兩位的意思……

宗 少佐，我可以到軍部去找人證明，可以找陳市長……

橋 (面色一沉)不講！

宗 (楞住)

江 (突然發聲)宗同志，招了吧，免得吃苦。

橋 唔。

宗 你，你怎麼，……

江 我嗎？我們不是同志嗎？我聽你的命令。暗殺，繳情報……

宗 這，簡直是，胡說，八道……

橋 好了，宗先生，不用賴了，坐下來，慢慢的講，你手下有多少人？你的上司是……

宗 (突然，伸手摸手槍)

橋 (制其機先，取桌上手槍制止了他)舉起手來。(取了他的槍。)好，你承認了，人來！

(警上)銬住，這兩位。帶回去，交給山本顧問，不准走漏消息。

(警鏽宗楊，帶下，楊腳軟不能行)

橋 連這位在一起。(指江)

(江微笑回首看了一遍，低吟：「水深波浪闊，無使蛟龍得」。下)

（素從內室奔出，始驚，繼喜，終於看見了江二爺的回身一瞥，又不禁悲從中來。）

素 （低聲）怎麼的？他們——

橋 了不得，重慶的間諜，打到我身邊來了！

素 他們？

橋 可不是。

素 （故作鎮靜）不像吧。

橋 像得很。

素 少佐。

橋 （執她的手）素雯。打攪你了。

素 那兒的話。可是好險呀！方才。

橋 可不是。

素 你——

橋 對了，素雯，你方才打電話要我——

（作疲勞不堪之狀）哦，是的沒什麼，不要就誤了你的公事，我也累得很。

橋 好，那麼再見，（握手）

（送他出門，透了口氣。）

（冲天炮出，喪神似的，夢遊似的，走到她身邊站住）

李先生——

素

（無言）

冲

李先生，你脫險了，你得趕快離開——

冲

不，我不能。我怎麼能要江二爺——他是無辜，素雲，你害了我了。儘管我能够活下來，可是一想到有一個人爲了我的原故，爲了我的原故死去，我怎麼能够——

素

（冷靜的）不，你錯了。你以爲他是爲了你嗎？

冲

（無言）

素

他是爲了他出生的土地。李先生，要是你今後記着他，那末，儘你的力量，讓我們的土地自由吧。你，是有價值的，他，正像他自己常說的，是根枯草。（噙不成聲）

（輕輕地敲門聲）

（錦濤，後面是馨玉進來）

錦

（掩飾不住張皇）什麼，宗伯臬和楊桂丹被捕了？我在門口……

素

（讓玉馨進來之後）請坐。鄭小姐。

錦 那爲什麼？還有一個人。

玉 （有幾分着急）那不是江二爺？

素 （低沈的調子）是他。

冲 （差不多要講出來）他——

素 （目止之）我，覺得太便宜了宗伯臬和楊桂丹了，讓他們跟二爺在一起。

玉 （不懂）

錦 素雲，這是什麼意思？

素 後來會知道，後來的人，一定會知道的。

玉 （走近素雲）薛小姐。

素 噫。——你，不坐嗎？

玉 多謝。我，想拜託你一件事情。

素 （若干反感）不是我已經答允了你？

玉 答允了。但，現在，我要把一個人交你給。

素 （微驚）一個人？

玉 （點頭）錦濤，他。

素 錦濤？

玉 對。他告訴了我你的一切，我覺得，你，一定可以照看他的。

素 交給我？

玉 明天，他有一個可以安全地離開的機會，我把他交給你。小姐，你太辛苦，太危險，你該

走了。

素 我該走了？

錦 素嬰！你的苦衷，姊姊知道了，她答應了我。……

素 （無言）

冲 薛小姐，你得走了。東洋鬼，是不會饒過一個可憐的女孩子的。

素 那麼——你？

冲 我嗎？上海大得很，天地寬得很，我要住下去，等着你們回來。

玉 薛小姐，我的責任，一個姊姊的責任已經盡了，你得好好的照看他。這是我送給你的一點

禮物。收下了，薛小姐，別見外，（微笑）我不是阿芒的父親。

素 （感動，重重的握手）

（無線電發出聲音）



聲 (雄壯的進行曲之後男音) 這兒是上海自由電台，上海自由電台，此刻報告特別消息。今

天下午九時五十五分，江灣第一集中營附近……

(忽然傳來兩聲槍聲，人的呻吟聲，雜沓聲，一切靜止。)

怎麼了，怎麼了？

靜一點。

錦 沒有聲音？

案 不會出了什麼事吧！

聲 (忽然無線電傳出另一聲音，女音。) 我們是上海第二自由電台，上海第二自由電台，方

才在槍聲裏，我們知道我們英勇的第一電台已經被破獲，廣播的同志被槍殺了，我們上海

第二自由電台，繼續廣播今天下午九時五十五分，江灣第一集中營附近倉庫爆炸，敵寇損

失嚴重，盟軍俘虜發生暴動，有三百餘人脫逃，江灣一帶秩序混亂，此刻還在延擱之中。

For Victory Long Live For The Allies ..... Here is The Free Radio of Shanghai

hai -

(人們臉上浮出了喜色。)

(天漸明)。

